

飞白 吴笛译

梦幻时刻

——哈代抒情诗选



梦幻时刻

——哈代抒情诗选

飞白　吴笛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梦幻时刻

—哈代抒情诗选

〔英〕托马斯·哈代 著
白飞　吴笛 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50册

ISBN 7-5059-0347-0/I·221　　定价：4.35元

《诗海小丛书》总序

诗海，广阔而深邃，清澈而不见底，既有汹涌澎湃的浪涛，也有温柔优美的涟漪。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就诞生在它的浪花之中。

诗海，联接着各个大陆。源自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和想想的清泉，多少世纪以来不断涓涓地汇入世界诗歌的大海。尽管发源地的语言不同，文化土壤和原型各异，以致于有“诗不可译”之说，但正如歌德指出的：“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诗海毕竟不是隔绝人们的天堑，而是沟通心灵的航路，通过诗达到理解，比通过其他途径，也许要更为深切。

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我国在译介外国名诗方面已有巨大成就。但由于诗海辽阔，译介探测工作的覆盖面，毕竟还远远不如我们尚未涉足的空白面。因此近年来，外国诗译者、研究者和读者，都已把关注的目光射向更辽阔的、不熟悉的海域。

《诗海小丛书》，就是这样一队出海探测的小舟，它希望在这方面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诗海小丛书》的任务是：

——选译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外国著名诗人、诗派的代表作，在其中又侧重现代名作，或在现代受到重新评价并对现代诗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作；

——特别着眼于选译我国过去未译介过的或介绍得很不充分的名家名作，以求填补许多重要的空白“海域”；

——面向世界，不分地区，争取对优秀的外国诗作比较全方位的介绍；

——每册撰写评介性的前言，描绘出诗人的面貌，诗派的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之约，起草此序，

祝诗海小舟扬帆远航，

愿广阔的诗海，对我们不再显得陌生。

飞　白

杭州大学·1987

前　言

《苔丝》的作者哈代，作为十九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而作为二十世纪的伟大诗人，却在我国鲜为人知。其实，他既以优秀的小说发展和丰富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又以卓越的诗作开创了英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可谓是一位跨世纪的巨人。他的诗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份光焰夺目的珍贵遗产，目前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英国批评家伯纳德·伯贡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只到最近几年，人们才普遍承认，哈代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至少他作为诗人象作为小说家一样伟大。"①而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菲利普·拉金则更是推崇哈代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②现在，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他作为诗人的声誉在世界上显然已超过了他作为小说家的盛名。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于1840年

---

① 伯纳德·伯贡齐：《1870至1914年的诗歌》，朗曼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② 菲利普·拉金：《需要优秀的哈代评论家》，转引自《外国文学》1986年第2期第46页。

6月2日出生在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上博克汉普顿，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哈代的父亲是石匠，同时爱好音乐，是教堂乐队的成员。这对哈代的音乐才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哈代在孩提时代就对音乐心醉神迷，有着出奇的敏感。哈代长期生活在牛鸣羊咩、鸟语花香的多塞特郡的自然环境里，直到二十二岁才离开此地。他先在村里上学，后来又转到郡城上学。1856年，他十六岁时，开始在一名教堂建筑师身边当学徒，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同时，他刻苦自学拉丁语和法语，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学习希腊语，并开始写诗。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多塞特郡有名的语言学家和诗人威廉·巴恩斯，在他的影响下，哈代对诗歌的兴趣得到了激发。1862年，他到了伦敦，仍旧学建筑和从事建筑工作，同时，他在自学成才的道路上奋力拼搏，继续从事诗歌创作。但他没有获得发表诗作的机会，于是转而从事小说创作，并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诗人能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获得小说创作的成功。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功之后，他放弃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建筑工作，专门从事小说创作，自1871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计出无奈》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以惊人的力量写下了《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等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但后来，在1896年《无名的裘德》出版之后，他又毅然放弃小说，集中精力写诗，用诗歌形式来抒发他的意志和情感，以晚

年三十二年的诗歌创作和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平分秋色。他出版了诗集八卷近千首抒情诗，此外还有记叙拿破仑时代的史诗剧《列王》。直到他去世的1928年，当他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还出版了最后一部诗集《冬天的话》。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见，哈代的创作生涯是以写诗开始，以写诗结束的。诗歌是他的初恋，也是他最后的爱的归宿。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但少年之作仅存一首《居住》。他自1865年开始系统地自修诗歌，大量地阅读和研究莎士比亚、华兹华斯、雪莱的作品，以及同时代诗人勃朗宁、丁尼生、梅瑞狄斯的作品，他总是一边阅读，一边认真地作欣赏性的批注。在诗歌欣赏中所汲取的营养成分，被他后来异常纯熟地应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他早期的诗作也具有一些模仿的痕迹，如在有些诗中模仿勃朗宁的断断续续的口语式叙述风格，模仿梅瑞狄斯的诗中的"现代"的比喻等等。但是，即使在早期创作的模仿式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他在用词上情感强烈，富有特色。他对词汇深深入迷，力图巧妙地使用和改变词汇，使之形成一种几乎全新的语言，并掺入了多塞特郡特有的乡土语言，而且使用得特别自然，达到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如《灰色调》就是一例。该诗中，尽管能够看到梅瑞狄斯的《现代爱情》的影响，在感情力量方面，与《现代爱情》不无相似之处，但是，从根本上说，却有着哈代所

独有的简洁而动人的真诚感：

> 那个冬日，我俩站在池边，
> 太阳苍白得象遭了上帝责备，
> 枯萎的草坪上几片树叶发灰，
>   那是一棵白腊树落下的叶片。

哈代使用这种富有变化的诗句，恰如池塘边伫立的一对不幸男女的感情，在全景中忽隐忽现，频频闪烁，使得画面逼真动人。这种简洁的谈话体，这种细微精确的描写，使得该诗比起他作于1865——1867年的其他三十多首诗，无异于站立在一群丑小鸭中的一只野天鹅。

这种具有哈代典型风格的简练而感人的笔触在他早期的另一首诗《在盖有拱顶的过道里》也可以看出。诗中含义模糊的分离、动荡起伏的感情写得如此逼真。而且该诗把地点与人物的描写结合了起来，使二者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如果说哈代早期的诗歌具有模仿痕迹，有些诗写得矫揉造作，不够自然，成功的作品为数不多，那么，当他第二次跨入诗的殿堂，便是力度非凡，匠心独具了。他克服了“初恋”中的稚气，以娴熟的技艺、出色的创造迎来了二十世纪的英国诗歌。首先以他1896年创作的《在阴郁中》、《死人在走动》以及《威塞克斯高地》，表现了他的不同凡响的诗的技巧，真诚而又细腻入微地传达了他当时的

情感世界。这几首诗在表现形式上丰富多彩，节奏多变，虽说诗歌构思十分简单，但在表层下面有着极其强烈的情感之流和戏剧节奏，使人意识到一种比其外表要深刻得多的含义。这几首诗可视为他放弃小说，在晚年从事诗歌创作的开端，也奠定了他晚期诗歌的基调，显示出了他诗歌创作成熟阶段的一些固有的特色。

他的诗多半是抒写作者本人感受的，是自传性的诗篇，他在诗的领域里比他在小说中，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表露了更为深挚动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的进程，无怪乎哈代的第二个妻子佛洛伦斯·哈代说："要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①对昔日生活的追忆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都触发了他的诗情，构成了他抒情诗的主旋律，特别是为追忆已故爱人埃玛而在1912——1913年间写的组诗，更是真挚纯朴，深切感人。他与埃玛的婚姻起初很美满，但后来，关系逐渐疏远，1912年埃玛去世之后，哈代又重新全身心地爱上了她，哈代悔罪似地到两人以前同去过的地方，旧地重游，写下了他称作"昔日爱情之遗物"的组诗。这些诗不仅被认为是他自己最好的作品，而且也被认为是英国爱情诗中的精髓和瑰宝。死去的恋人在他的情感世界中获得了复活：

---

① 见佛洛伦斯·哈代：《哈代传》，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92页。

我思念的女人，我听见你的声音，
一声声在把我呼唤，呼唤，
说你现在不再是与我疏远时的模样，
又复是当初我们幸福时的容颜。

简洁的语言，深切的柔情，真诚的思念，仿佛他回到了初婚时的美好时光，向复活了的恋人倾吐情愫：

我看见你在干什么：你正在领我前往
　我俩在此逗留时熟知的地点，
在那晴朗的天气，美妙的时光，
　来到身披云雾彩虹的瀑布旁边，
还有底下的洞穴，传来依旧瓮隆的声音，
　仿佛四十年前一个声音把我呼唤……

诗歌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记录，记录他在文学创作中的甘甜苦辣，如在《威塞克斯高地》中，他抒发了他在小说创作这块“低地”上的遭遇，特别是《无名的裘德》出版后所遭受的打击；同时也是他感情经历的记录，他的感情生活，与他的文学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变幻多端，并且两者紧紧交织。特里芬娜、露易莎、艾格妮丝、佛洛伦斯·亨利克、埃玛、以及《威塞克斯高地》中的那几个“鬼魂”等等，都是他爱情之洋的滚滚的波涛，诗歌之海的动人的旋律。即使到了晚年，他的爱情之焰也依然熊熊燃烧。他在五十七、八岁所作的题为

《对镜》的诗中，预示了他后半生的感情生活，在结尾一节写道：

可叹时间偷走一半，
却让一半留存，
被时间摇撼的黄昏之躯中
搏动着正午的心。

在晚年，他的"黄昏之躯"中有过好几次正午之心的"搏动"，但最重要的一次"搏动"，要算是1907年夏天，他与年轻姑娘佛洛伦斯·爱米丽·达格黛尔的相识，这一"搏动"使这位在当时认为生活的乐趣已荡然无存的黄昏时分的哈代焕发了第二个青春。使他进入了英国诗人中最令人吃惊的晚年，使得他"思维敏捷，光彩照人"，毫无疑问，这种新的光彩"来自于她那辉如红日的年轻忠贞的赞美之心"。①哈代则以诗歌报答佛洛伦斯，在为她而作的诗中洋溢着一种他多年没流露的激情，如《在站台上》、《游访之后》等。在哈代的第一位妻子埃玛去世之后，佛洛伦斯便成了哈代的情投意合的终身伴侣，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推动。

艺术是心灵的交通工具，哈代的诗正是以情感来打动读者心灵的，他在由妻子佛洛伦斯·哈代署名的自传中写道："诗人的最终目的应该是用自己的心灵去触动人们的心灵，而不是去表现自己的才

① 见罗伯特·吉丁斯：《年老的哈代》第141页，伦敦，1978年版。

华，或自己的文雅情趣，或重弹前人的老调。”由此可见，他的诗中所表现的情感，是遵循他自己的创作原则，出于由衷的需要所传达出来的具有感染力的真诚的情感，而并非是故弄玄虚，炫耀学识。所以他的诗才这么朴素、真挚、深刻、感人。

然而，他的诗也不象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那样，让情感漫溢，也不完全是直抒胸臆。因为他毕竟是一位有了“黄昏之躯”的诗人。他有着老年人的成熟的头脑，但同时又有一颗年轻的心灵，这样，就使得他常常借助于自然界的意象，来使自己的情感“移位”，用客观世界的对应物来表现主观范畴的情感，将主体感觉和客体具象天衣无缝地联结起来，同时也把自己的浓烈的情感以及亲身的经历巧妙地隐饰起来。而且，即使是极富个人色彩的以人物为形象的诗作，他也常以第三人称作为标题，把抒情主体——诗人的形象——化装成抒情客体的形象，或者，他发挥其小说家的才能，利用叙述手段，通过对客体形象的刻画，通过逼真的对话形式，通过可以捕捉的情节线索来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感经历。如在《沉思的少女》中，诗人借少女的形象，通过少女的自白，抒写了诗人的一次爱的经历。

“每当风标指向他那遥远的故乡，
我就登上陡峭的山坡，
我想吹拂过他嘴唇的微风
　此刻也会在我唇边抚摸。

……

“每当驳船向伦敦航行，
我观看着它们在远处消逝；
他的窗口正朝着码头，
　驳船的来临他能尽收眼底。

“我去迎接夜空中的明月；
赏月给我们带来了满足；
只要他还有着昔日的情趣，
　我们的目光就能在夜空任意撞触。”

小说家叙事的才能使他巧妙地把自己的情感通过不同的人物抒发出来，而不是由诗人自己直接发言，这种把自己的实际体验加以“改装”后的诗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具有更明显的戏剧性，也更加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如在《他杀死的人》等诗中，就是通过这种“改装”而传达了诗人自己的发自内心的反战情绪，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类相互残杀的荒谬性。

在《他杀死的人》这样的诗中，还可以看出哈代诗歌的另一特点：简洁而不浅薄，朴素而有变化，平凡普通而又寓含哲理，耐人寻味，震憾人心。他常借极为普通的意象或画面，来表达或展现他的深刻的思想，阐发他的战争观，人生观，爱情观，宗教观，死亡观等等。如在《健忘的上帝》、《1924年圣诞节》等诗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否

定了上帝的存在，鞭挞了宗教的迷信，但在《合二为一》等许多诗中，又表现了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思想。他还在许多诗中深刻地阐述了超越死亡的思想，如在悼念他母亲的一首诗中，他表现出：母亲终于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这使他感到一种悲哀的宽慰：

然而我们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心中默默产生从未有过的宽慰；
我们亲爱的人从时光的牢狱
　　已经远走高飞。

在《合二为一》中，他更是以超脱的思想来悼念殉难者，认为远洋巨轮

　　远离人间的虚荣，
　　抛开生命的全盛，
静静地躺在大海的孤独之中。

他认为冰山和与之相撞的巨轮是被一种神奇的意志力制造的两个部分，它们的相撞，是合二为一，构成统一体，从而表现了尘世的此岸与天国的彼岸融为一体的思想。

他的抒情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高超的诗歌结构艺术，造成了听觉上的音乐美和视觉上的画面感和建筑美。在英国诗歌史上，他是英诗韵律的大胆的实验者和开拓者，他诗歌的韵律繁复多

变，五彩缤纷，对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诗歌，以及对我国的徐志摩等诗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他诗歌的结构特征是艺术信息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为传递更多的诗歌信息而使用的，所以，他诗中的每种成分都能够获得特殊的语义荷载。同时，他的诗歌的语言形式也是建立在美学基础之上的，完整的形式，多变的韵脚，使得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克服了读者心理上的单调板滞的感觉，表现了一种变化流动的美，并且时而与整齐匀称的美结合在一起，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如在《书信的胜利》一诗中，作者将每个诗节的起句和末句押韵，造成一种"回旋"，又将每个诗节的中间一句与下个诗节的首句押韵，造成一种"开放"，这样就给人产生一种既柔和轻快，又饱满豪放的音响效果，使人精神愉悦，产生快感。在《声音》中，他在开头几行使用了三拍子的轻快的节奏，但在最后的四行诗中却突然将这一节奏完全打破，恰如提琴手连续两拍来示意舞蹈即将结束一般，造成一种富于戏剧性的独特的音乐效果。

至于他诗中的建筑美，这与他早年从事建筑师的工作不无关系。他把早年的建筑上的才能完美地移植到了诗的创作上。同样，这种视觉上的建筑美也具有特殊的语义荷载，是语义的有效的补充。如在《莫要为我遗憾》一诗中，整整十个诗节，他都借助于音步的数量来安排诗的构造，使得每节诗在视觉上都形同一座坟冢，造成了与意义相关的视觉

形象：

莫要为我遗憾，
在和煦的大树下面，
我无忧无虑，沉睡安然。

迅速如同光线，
我飞翔，如仙女一般，
狂喜地飘动，不害怕夜晚。
……

一般认为，哈代是位传统诗人，但也应看到，他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也对传统进行了突破。就以描写自然而论吧，哈代在诗歌史上，是酷爱描写自然的伟大诗人之一，他对自然界各种意象、各种声音、各种斑斓的色彩，都感受十分敏锐，并且继承了华兹华斯的传统。然而，他既不相信自然是神圣的存在，也不简单地逃避自然。对于大自然，他有一种双重的分裂的感受力，他部分地接受了华兹华斯的原始主义，在大自然中寻找美的源泉，丢失的智慧以及同情之心，与此同时，他又抛弃华兹华斯式的希冀，让自然充满风雨、落叶、荒凉以及灰色调，这样，造成了哈代式的自然。

在哈代从事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各种流派，各种手法风靡西方世界的时候，但哈代既没有时髦地追求炫奇的手法，也没有一味地固守传统，而是

广泛汲取其它诗歌流派的营养，作为借鉴，为自己的创作服务，所以我们在他很多诗中不难看出各种流派，特别是象征派和意象派的影响，甚至象《郊外的白雪》这样的诗，可以算得上是意象派的杰作！此外，他的某些诗中，有着较浓的神秘色彩，也有着浓烈的"现代意识"。传统的诗歌形式，与诗中的现代意识造成撞击，反而使他的诗更有力度，对抒情主体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刻划得更为透彻、深刻，构成了奇特的抒情风格，也使他的诗歌成就更为突出，并影响了一大批现当代诗人。庞德声称："自从托马斯·哈代去世之后，再也没人教我写诗了。"①奥登说，哈代是他第一位崇拜的诗人。②迪兰·托马斯则对哈代的许多诗作倒背如流，认为哈代是本世纪中他最喜爱的诗人。③这些著名诗人也都深受哈代诗风的影响，可见，哈代作为诗人在西方享有多么高的声誉！正如国内学者的概括：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出哈代诗作的内在优点，而艾略特等人炫奇的手法则已过时，以致有的论者认为现代主义诗歌只是一种旁支，哈代才代表了英国诗歌的主流。"④

现在，这位跨世纪的巨人离开我们将近60个春

①②③ 见《现代诗歌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④ 王佐良：《华兹华斯·济慈·哈代》，《读书》1987年第2期第76页。

秋了（他于1928年1月11日去世），为纪念这位文学巨匠逝世60周年，我们从1985年版《哈代诗集》的947首诗中，选译了140首，由于受篇幅的限制，对于很多诗只好忍痛割爱了。在翻译过程中，我们的标准是：神形兼顾，把诗译成诗。在韵律、结构诸方面，基本上悉遵原诗。对于较为复杂的韵律，为使读者体会其音响特点，在注释中作了必要说明。诗歌的顺序按照哈代八卷诗集的出版先后排列，但由于哈代的诗集所收作品早期、晚期都有，这样编排就很难看出每首诗写作的先后。因此，为便于读者欣赏和研究，译者以所掌握的资料为依据，对于写作时间与诗集出版时间相距较大的诗作，特别注明了写作时间或最初发表时间。

译哈代的诗还仅仅是个开始，译者现将这个还很不完善的译本奉献给读者，只愿帮助大家对作为伟大诗人的哈代有个大概的了解，并为我国的哈代诗歌研究垫下一级台阶，期待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指正，使之能够逐步完善。

译　者

1987年4月6日

附注：

本书所收的诗中，多数由吴笛译，飞白译了二十余首（在目录中以*号注明），并对其余部分译文作了少量修改。译序由吴笛执笔。

—— 目　　录 ——

1245/65

《时光的笑柄》

《命运的讽刺》

《梦幻时刻》

《早期与晚期抒情诗》

《人生诸景》

《冬天的话》

威塞克斯诗集

(1898)

偶　然*

但求有个复仇之神从天上喊我，
并且大笑着说："受苦受难的东西！
要明白你的哀戚正是我的娱乐，
你的爱之亏损正是我的恨之盈利！"

那时啊，我将默然忍受，坚持至死，
在不公正的神谴之下心如铁石；
同时又因我所流的全部眼泪
均由比我更强者判定，而稍感宽慰。

可惜并无此事。为什么欢乐遭杀戮，
为什么播下的美好希望从未实现？
——是纯粹的偶然遮住了阳光雨露，
掷骰子的时运不掷欢欣却掷出悲叹……
这些盲目的裁判本来能在我的旅途
播撒幸福，并不比播撒痛苦更难。

* 此诗作于1866年。

向逆境中的友人坦白

自从我远离后，我对你的逆境
感受减弱了，尽管逆境并未改善；
我甚至露出了旧日的笑容，漠然，
但毕竟是微笑，不是咧嘴的嘲弄。

一个念头太出格，我脑中难容，
但我察觉，它在周遭萦绕不散；
我不想再热衷打听你的辛酸，
免得与你分忧，而重新惹我悲痛……

这念头多么象不祥之鸟或海盗——
逍遥法外的身影在海上漂游，
忠诚的心啊，一心想彻底赶开
这一盘踞此地的不体面的念头；
可是，老友啊，有这种下意识存在，
即使驱走了，我心中何等难受！

灰 色 调*

那个冬日，我俩站在池边，
太阳苍白得象遭了上帝责备，
枯萎的草坪上几片树叶发灰，
　那是一棵白腊树落下的叶片。

你看我的双眼，仿佛是在看
多年前已猜破了的沉闷的谜；
你我间交换的几句文字游戏
　把我们的爱损得更加惨淡。

你唇上的微笑充满死的滋味，
它的活力刚刚够赴死之用，
其中掠过了苦涩的影踪，
　象一只不祥之鸟在飞……

辛酸的一课啊：爱情善欺善毁，
这一课从此为我画出你的面目，
画出上帝诅咒的太阳，一棵树
　以及灰色落叶镶边的一池水。

---

* 此诗作于1867年。

她在他的葬礼上*

他们把他抬向安息之地——
延伸的队列缓慢地行进；
我是陌生人，隔着一段距离；
他们是亲属，我只是情人。

我没有换掉我的花衣裳，
尽管他们的丧服是一片黑色；
但他们围着，眼光毫不悲伤，
而吞噬我的是遗恨之火！

---

* 此诗作于19世纪70年代。

她姓名的首字母*

在诗人笔记的一页上
我写下她姓名的两个字母;
她好象部分的光辉思想
在狂喜的诗人诗兴涌来的场所。
——现在当我翻开同一页码
不朽的光芒照亮短诗,
但从她姓名的字母之中
光泽已经消逝而去!

* 此诗作于1869年。

她的窘境*

（在——教堂）

阴森的教堂里两人默然，
墙壁长了霉花、地面高低不平、
荒废的雕刻越过古代的探究；
无物打破沉闷单调的钟声。

他依附着虫蛀的顶花饰，
站不住脚跟，苍白、衰弱、
行将就木。他久握她的纤手，
"告诉我你爱我！"他轻轻地说。

她真想诚实地说一声"是的"，
他的生命悬挂于她的心上，
她因此说了谎，她的心反复规劝：
值得付一切代价，但求瞬间善良。

但是这可悲的需要，他的临近的死，
如此嘲弄人性，使她羞于珍重

---

* 此诗作于1866年。

这样安排的世界，羞于呼吸，
因为这自然竟能设计出如此窘境。

她致他（二）*

也许很久以后，当我长逝，
如我般的别人的思想、声音和形体
将把你带回到我常说的话题，
并且追回你爱情衰落的某些记忆。

然后你也许停下来思忖："可怜的
　荡妇！"
并对我呼出一声叹息——作为高额
　报赏，
不是当成点滴没有偿还的债务
对一位全身心屈从于你的姑娘——

如此回想，你永远不会明白：
你用那两个词表露的微薄情思
对我来说不是疾飞的幻觉，
而是我在其中担任角色的生活整体；
在它的严峻的假面舞会中，
你一闪即逝，如我在你生活中的位置！

---

* 此诗为组诗《她致他》的第二首，作于1866年。

她 的 永 生

中午我穿过辽阔的草原
  去重访旧日的游踪，
我曾在那儿最后一次看见
  我死去的恋人生前的笑容。

我怀着满腔悲痛躺下，
  躺在发烫的草地，
我觉得好象我的身体
  紧压住她的足迹。

我想出了神，在恍惚中
  她来到我的身旁，——
她眼睛闪着神奇的光辉，
  完全跟当年一样。

她说："因为你招我，我就来
  回报你忠诚的爱，"
她的声音如同嫁人以前
  那样柔情脉脉。

“我死后已流转七度春秋，
　还有谁把我记在心头？
我丈夫抱着另一位新娘，
　我儿女的爱被她占有。

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
　谁愿与我魂梦邂逅？
要知道谁对我情意最重，
　唯有在我逝去之后。”

我说：“我在人间日子孤寂，
　我愿和你的笑颜相依，
今夜借助于弹丸或锋刃，
　天明前就和你相聚。”

她急急劝阻，一阵颤栗
　震动她温柔的嘴唇：
“朋友啊，不成！”她喊道，“须
　知我仅仅是一个魂！

魂只在永不相忘的心中
　获得永生的资格；
你以你的生命使我活着，
　你死，就是杀害了我。

你身上寄托着我唯一的权利——

使我得到甜蜜的继续。
我指望你的忠诚经得起
未来岁月的风雨。”

她的表白出乎我的意外，
她的苦境震撼了我，
我驱除近日对生活的厌恶，
我渴望这萧瑟的生活！

“我不死，我唯一的恋人！
为了延长你的时限，
我要避免途中的种种伤害，
防备最小的危险！”

她微笑着去了。从此以后
她常来与我相见——
每逢她生日之夜明月初上，
或是每逢周年纪念；

但与年俱增的是我的悲哀；
一旦我的终结到来，
她的魂就结束了租借期，
从此永不存在！

妻子常春藤

我渴望爱一棵茂盛的山毛榉，
　变得象他一样高；
在他所及之内伸开手臂，
　发出结合的信号。
但他以毒汁攻开了裂口，
　试图把我毒倒。

我向另一种树木——梧桐，
　献出结伴的拥抱；
他从顶部直到树根
　皮儿层层剥掉，
我也不例外，失去了握力，
　手臂没法儿缠绕。

我又一次以新的爱慕
　力图搂住我见到的桉树；
他信赖地接受了我的爱情，
　直至我把他紧紧地束缚，
用我温柔的绿爪，编织罗网……
　哈——哈！这就是我爱情的魔术！

他就这样束手就擒，
　我得到了他的力量和高度。
但我在胜利中没看见意外变动，
　他很快因紧箍而生长受阻，
萎垂、啪地折断、轰然倒坍，
　他的倒坍也使我粉身碎骨！

在 林 中*

苍白的山毛榉和蓝色的松树
　座落在同一块泥土，
你们没法儿枝枝相依，
　把一天的时光消度？
当雨水在枝上轻快地滑过，
你们为何毁坏甜蜜的友谊，
并以一滴一滴的毒素
　去摧残邻近的嫩枝？

残缺的心，跛足的灵魂，
　在城市沉闷压抑，
我走进这一片森林，
　如同进入荫蔽之地；
幻想森林间的寂静
能提供受伤的舒适——
摆脱了人世间的动乱，
　大自然是温和的慰藉。

但是，当我进入林中，

---

* 此诗作于1887年，完成于1896年。

大大小小的植物
显示出与人类的相似——
个个都在角逐！
美国梧桐推挤栎树，
爬藤奴役纤细的幼苗，
强壮高大的榆树，
被常春藤掐得几乎死掉。

桉树的触击，哦，无毛榆，
奚落般地对你刺戳！
你们，勇敢的冬青，
在蒺藜中也斜身抽搐。
甚至连繁茂的白杨
也厌恶地承受敌手的空气，
如果被压倒、制服，
就在黑色失望中遭受腐蚀。

那么，既然我没有找到
人们所讲的树林的优美，
我又重新返回
比它们毫不逊色的人类。
那里至少富于微笑，
那里总有话语阵阵。
那里会不时地发现
对于生活的忠诚。

自然界的询问

当我向前看着曙光、池塘、
田地、羊群和孤独的树，
他们似乎全都对我凝目，
如同纯洁的孩童静坐在学堂；

他们的脸阴暗、疲倦、拘束，
仿佛他们的先生的方式
通过漫长的教学时日
吓倒他们，直至昔日兴趣被制服。

他们只是翕动嘴唇
（仿佛曾经清楚地召唤，
现在仅是轻轻地哀叹）：
“真想知道，为何在此发现我们！

“难道某种‘莫大的愚蠢’
有强力融合和创造，
却无能护理、照料，
玩笑中把我们造成，现却任其浮沉？

“或者出自于机械动作
意识不到我们的悲哀？……
或者我们是上帝的遗骸
掉落下界，没有了眼睛和脑勺？

“或是那至高的计划在下降，
迄今仍未被理解，
这计划是善良猛攻罪孽，
我们是让成功来跨越的悲惨的希望？”

这就是周围物体。作答我却无能……
与此同时，暴雨和狂风，
大地的古老郁悒和悲痛，
仍旧一模一样，生与死是一对近邻。

对　镜*

当我照我的镜，
见我形容憔悴，
我说："但愿上天让我的心
也象这样凋萎！"

那时，人心对我变冷，
我也不再忧戚，
我将能孤独而平静，
等待永久的安息。

可叹时间偷走一半，
却让一半留存，
被时间摇撼的黄昏之躯中
搏动着正午的心。

---

* 此诗作于1897—1898年间，是《威塞克斯诗集》的结尾篇。

今昔诗集

(1902)

鼓手霍吉*

一

找到了鼓手霍吉，就如此
　不加装殓，扔进了坑。
土丘的隆顶作他的标志，
　点缀着草原的低平；
异国的星座向西飞逝，
　每夜越过他的土冢。

二

刚刚来自威塞克斯故乡，
　年轻的鼓手全然不知
这灌木丛、这粉状的土壤、
　这广阔的台地有何意义；
不懂为何每当夜色苍茫，
　升起的星星这样奇异。

* 哈代在这首诗中对1899——1902年的南非英布战争表示了批判态度。"霍吉"这个姓，在原文中是"庄稼汉"的意思。该诗是《战争组诗》中的一首，最早发表于1899年11月25日的《文学》。

三

尽管如此，霍吉将永远化作
　陌生平原的一撮土；
他朴实的头脑、北国的胸脯
　将长成某种南国的树，
那些闪着奇异光芒的星座
　将永远作他命运之主。

月 食

地球，现在你的阴影
以均匀的单色和曲线
沿着月亮的柔和的光线，
从极点到中心，偷偷潜行。

我怎能把阳光投射的匀称美丽
去连结你的深遭折磨的形象？
我怎能把那静如神圣悬崖的侧面像
去连结充满苦难和凄惨的陆地？

巨大的人类怎么只能投下
如此之小的阴影？天堂宏伟的人
  间规划
能否禁闭在那边弧光所指的海岸？
这是不是星球的量规，来测量
地球表面，战争的民族，涌现的
  大脑，
英雄，以及比蓝天更美的女郎？

致　生　活

哦，面部悲惨、憔悴的生活，
我见到你多么厌恶，
你拖脏的斗篷，蹒跚的脚步，
你的极不自然的戏谑！

我知道你会叙述什么
关于死亡、时光和命运——
我早已知道，也十分明白
它为我把什么预定。

但你能否穿上
稀奇罕见的伪装，
为疯狂的一日杜撰真理，
说地球是个天堂？

我将调好自己的基调，
与你演假面剧直至夜深，
也许我伪造的插曲
我自己会信以为真！

部　下

一

“可怜的流浪汉，”铅灰色的天
　空说道，
　“我很愿意把你负担减轻，
但上方有实施的法则，
　说这样做怎么也不行。”

二

“夭折的人儿，倘若我知道怎样
　温暖
　我的呼吸，缓和我的攻击，
我就不会冻僵你，”北风说，
　“但我象你一样受人控制。”

三

“明天我将侵袭你，可怜的人
　儿，”
　疾病说。“然而我发誓
不把恶意带进你的天地，
　但我被吩咐进入那里。”

四

“到这里来，孩子，”我听到死
神说；
“在今天，我决不愿意
让坟墓结束你的人生历程，
但我自己也是一个奴隶！”

五

这时，我与它互报微笑，
我仿佛觉得这个人生，
比起处于被奴役之前，
已少了一份面目的狰狞。

健忘的上帝

我高高翱翔，看吧！我站在
至高无上者的存在之地，
被地球的儿子们派往那里，
去向上帝提几个问题。

“你是说地球？人类？
被我创造？命运悲哀？
不，我不记得有这样的地方，
我从未创造这种世界。”

“哦，上帝老爷，恕我直说，
是您说出的词儿创造了尘世。”
“人类世界——让我想想……
是的！我朦胧地忆起

“我很久前建造的微小的球体
（我造的这类东西数以亿计），
是叫这个名字……它肯定已消失，
没剩下残骸或一个标记？

“自开头它就使我扫兴，
因此我的目的没有完成；
它或许死于它自己的所为？”
“上帝大人，它依然生存。”

“那它生活蒙昧！因我没有听到
大地之物的任何呼声；
关于地球行动的线索已被折断，
它的怨诉不能传入我的耳中。

“它过去常向我请求善的赠品，
直到由它承担的断绝降临，
这时，突然的寂静发生在那边，
这寂静直到现在仍然蔓行。

“其他的球体都与我保持联系；
它们的呼声向我快速传送；
至于与我的分离，地球上的人们，
担负的责任也很严重！

“它尽管悲惨，但也奇怪，
地球上的种族何以想到，
每日以优质材料建造天堂的我
对他们腐坏的球体须加关
照！……

“但是你说，它遭受极度的悲
　痛、
不和、以及难以启齿的苦
　难？——
我深感烦恼，伤害的行为
　竟然发生在这般可怜的地方！

“你应该明白，对我来说，
‘不知晓’不过意味着‘无法
　修补’，
因此，使者们！去吧，去人间，
　干脆地终结人们经历的痛
　　苦。”……

返回了尘世，我考虑会见
站在附近的大帝的使者。
哦，幼稚的想法！……可当苦难
　临近，
　我时常想作出这样的选择。

希 望 之 歌

啊，甜蜜的明天！——
　　从今以后
　　不会再有
忧伤的情感。
让我们借助希望，
因为万道曙光
即将开始喷放，
　　没有灰暗阻挡——
　　　　没有灰暗！

一幕幕往日情景
　　象一阵阵劲风
使我们飞奔，
　　秒针的搏动
载着我们靠近黎明；
云雀将为我们吟咏，
等待我们的光荣——
　　光荣即将来临
　　　　即将来临！

抹除黑暗的痕印
　　把红鞋穿上，
　　调好并安装
断了弦的六弦琴；
用琴声来驱散
话语中的悲叹，
夜间的浮云正露出光芒，
　　明朝即将曙光灿烂——
　　　　曙光灿烂！

爽　　约

你没赴约，
步步逼近的时间使我僵硬，冻结。
但我悲伤的首先不是缺少你，
而是由于今晚我发觉你身上
缺少同情——它能纯粹为了仁慈
而克服心中的勉强，——我悲伤，
当最后一响希望的钟声熄灭，
你没赴约。

你不爱我，
而唯有爱，能开出忠诚的花朵，
——这我早知。但在美好行为当
中，
在不带高尚名义的高尚行为里，
难道不值得花上小小的一点钟
去添上：你，女人，有一次来到
此地，
让一个男人免受时间折磨；哪怕说
你不爱我？

我的悲哀多么巨大

我的悲哀多么巨大，欢乐何等渺
　茫，
　自我第一次注定与你相识！
——慢悠悠的岁月没有停下来眺
　望
我的悲哀多么巨大，欢乐何等渺
　茫，
没有记忆重新创造昔日的时光，
　也没有慈爱帮助向你显示
我的悲哀多么巨大，欢乐何等渺
　茫，
　自我第一次注定与你相识？

一　个　地　点

在磨灭的失去的年月，
两人坐在这里，激动万分，
被充满活力的爱情所点燃，
对凋残的世界一无所闻；
一会儿受惊于
所得到的物品，
然后开始盼望
不可获得的事情……

没有我们和爱情的踪迹
逗守在这块地方；
太阳和阴影在旋转，
季节与季节悄悄地消亡；
恶劣与美好的日子
也在这里流窜，
阵阵狂风和微风
如同各处一样。

但在这些山丘之间
取暖牧童的孤独灵魂

也许会在寂静的中午
从地中捉住一个优雅的声音：
“哦，永远不再，
直至地球衰枯，
没有他们那样的爱情，
弥漫于这个幽谷！”

梦幻的效仿者

我的梦幻越过草地
　飞到我昔日恋人支配的庭院，
我的梦幻拖曳我追随，
　于是我伫立在她的窗前。

我只是看到一个有肉有骨之物
　加速奔赴粘土中的裂缝；
我的梦幻大吃一惊，呼出悲鸣，
　于是我苍白地离开，急急匆匆。

他 的 永 生*

我曾见一位死者的荣光
在亲故们忠诚的心中闪亮。
当时我说："我看到了保证——
他将得到永生。"

我看见：经过岁月磨损，
他们心中继续活着他的灵魂；
可是他的光辉已渐渐黯淡——
比起我初见的那天。

当他的同年人都已死亡，
我再在晚辈的心中把他寻访，
呀！他已萎缩得难以认出——
一个幽灵般的侏儒。

如今我已年衰气冷，
我查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残存？
只在我心中有一颗火星摇曳——
在黑暗中渐渐熄灭。

---

* 该诗作于1899年2月，最早发表于1901年11月。

一个八月的子夜*

一

一盏昏暗的灯和摇曳的遮帘，
从远处传来敲击的钟声；
有角、有脊骨、有翅之物闯进场
　景：
长腿蝇、飞蛾和一只黄蜂；
同时在我纸上，懒散地站着
一只不停地擦手、昏昏欲睡的苍
　蝇……

二

这样，我们五位相会在宁静的地
　点，
在这一刻时间，在这一片空间。
——我的宾客弄污我新写的诗稿，
或对灯拍打，仰面栽倒。
"他们是恭顺的上帝之子！"我沉思。
为何？他们知道我所不知的尘世
　之谜。

* 该诗作于1899年。

最后一朵菊花

这朵菊花为何留得如此长久，
来显示自己震颤的羽绒？
现在已是知更鸟哀鸣的时刻，
当花儿已经葬入了坟冢。

在漫长的夏季，束束阳光
被邀探访片片叶儿和花瓣，
太阳为花朵做完了该做的事情，
这朵花那时为何没有开放？

它一定感觉到了那炽热的召唤，
尽管丝毫也没有留心，
但现在已苏醒，当树叶僵尸般掉落，
当树液纷纷地隐身。

它的美色来得太晚，孤独的东西，
季节的光辉已经耗完，
什么也没有为它留下，它只好

在狂暴的风雪中震颤。

难道它有原因逗留，
没有头脑地异想天开；
对于一朵娇嫩美丽的鲜花，
酷冬定会抑制自己的残害？

——瞧我说的，仿佛花朵
生来就有思维的能力；
然而这只是许多面具中的一个，
被戴于背后的上帝。

黑暗中的鸫鸟*

1900年12月31日

我倚在以树丛作篱的门边，
寒霜象幽灵般发灰，
冬的沉渣使那白日之眼
在苍白中更添憔悴。
纠缠的藤蔓在天上划线，
宛如断了的琴弦，
而出没附近的一切人类
都已退到家中火边。

陆地轮廓分明，望去恰似
斜卧着世纪的尸体，
阴沉的天穹是他的墓室，
风在为他哀悼哭泣。
自古以来萌芽生长的冲动
已收缩得又干又硬，
大地上每个灵魂与我一同
似乎都已丧失热情。

---

* 此诗作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黄昏。

突然间，头顶上有个声音
　在细枝萧瑟间升起，
一曲黄昏之歌满腔热情
　唱出了无限欣喜，——
这是一只鸫鸟，瘦弱、老衰，
　羽毛被阵风吹乱，
却决心把它的心灵敞开，
　倾泻向渐浓的黑暗。

远远近近，任你四处寻找，
　在地面的万物上
值得欢唱的原因是那么少，
　是什么使它欣喜若狂？
这使我觉得：它颤音的歌词，
　它欢乐的晚安曲调
含有某种幸福希望——为它所知，
　而不为我所晓。

堕落的姑娘*

“奥密莉亚，亲爱的，这可真希奇！
谁料得到我会在城里碰见你？
而且哪来这么漂亮的衣裳，这么阔？”
“哦，你不知道我已经堕落？”她说。
“你厌倦了锄草，也不想再把土豆挖，

你一身破烂离了家，没鞋也没袜；
而如今你有华丽的羽毛和手镯！”
“是的，堕落的人这样打扮，”她说。

“在家乡，在农场，你说的是‘你’和
　‘咱’，
还有‘啥家伙’和‘咋个办’，
　可是今天，
你的谈话在上流社会完全合格！”
“堕落能换得高雅的表面，”她说。
“那时你手象爪子，脸儿又瘦又青，
如今你戴着小手套，就象贵妇人，

* 此诗作于1866年。

你如花似玉的脸蛋简直迷住了我！”
“我们堕落后从来就不干活，”她说。

“你老是说，家乡的生活是一场恶梦，
你老是叹气叹个不停，可如今，
你看起来无忧无愁，似乎挺快活！”
“真的，堕落的人表现很活泼，”她说。

“我真想有羽毛、华丽的拖地长袍，
还有漂亮的脸蛋，能在城里炫耀！”
“一个新来的乡下姑娘，我亲爱的，
别指望这一切。你没有堕落，”她说。

隐身的自我

这儿是古代的地板，
被踏坏，凹陷，不堪一击，
这儿从前有个门扇，
死者的双足曾经从此进入。

她曾坐在这儿的椅子上，
盯着火炉，含着微笑，
他曾拉着琴儿站在那边，
琴弓越拉调儿越高。

如同小孩，我在梦中跳舞；
喜悦装饰了那个时日；
万物闪烁着一种光泽；
可我们却把目光转移！

在阴郁中(一)*

"Percussus sum sicut foenum, et aruitcor meum" ①

严冬将至；
但无法再次带来
我的伤恸和悲哀；
一人无二死。

花瓣飘逝；
但既然它已经开放，
那么凛冽的景象
不再使我凄戾。

鸟雀萎顿不堪；
在寂寞的黑色霜冻时期，
我不再丧失昔日的气力：
气力早就消散！

---

* 该诗是组诗《在阴郁中》的三首之中的第一首，约作于1896年。

① 引自《圣经·诗篇》："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

树叶冻得铁青；
但朋友们不会冷淡，
不再象过去那样，
因为他没有友人。

暴风雨也许严厉；
但爱情不能在这个岁月
再次使他心房跳得剧烈；
他心房已消失。

夜幕黑暗；
但是，那毫无疑问
在绝望中等待的人
不会吓得丧胆。

海 涅 的 歌

我细看她的肖像，充满幻想，
　直至亲爱的线条和色彩
全都想象完毕，我似乎觉得，
　她仿佛重新活了过来。

她的双唇开始借用
　从前的奇妙的微笑；
她那因悲哀而模糊的美丽眼睛，
　开始象往昔一样光彩四照。

这时常滚滚而流的泪水，
　我的爱呀，那时没有为你而流；
啊，我怎么也无法相信
　你已经不再为我所有！

我 与 记 忆

"哦，记忆，我的青春在哪里，
他过去常说生活就是诚实？"

"我看到他在一间破烂的茅屋，
　上方是大树摇摇欲倒；
象一个幽灵在那里游移，
　他只是为我所知晓。"

"哦，记忆，我的欢乐在哪里，
他同我相处，过得甜蜜？"

"我看到他在远僻的荒园，
　那儿过去曾充满欢笑；
象一个幽灵在那里徘徊，
　除我之外，无人知道。"

"哦，记忆，我的希望在哪里，
他曾用实际来充塞我视界和技
　艺？"

“我看到她在书的坟冢，
　那儿不会有梦幻萦绕；
象一个幽灵在那里出没，
　她只是为我所知晓。”

“哦，记忆，我的信念在哪里，
现在是幻影，曾经是斗士？”

“我看见她在毁坏的教堂，
　跪在那儿俯身祈祷；
她可怜的幻影忽隐忽现
　除我之外，无人知道。”

“哦，记忆，我的爱情在哪里，
她曾照射我，象苍天的上帝？”

“我看到了她的衰老形象，
　那儿过去充满了娇娆；
她可爱的幽灵在那儿游移，
　她只是为我所知晓。”

时光的笑柄

(1909)

宜人的房屋

这儿我们曾在圣诞桶上开孔，
　向上面添着烧成炭的木头；
这儿我们唱着圣诞歌儿，
　招请一个又一个朋友。

时光把我拖累，自我们相会在
　此，
　现在的死鬼那时还年轻，
自从菜饭铺开在这儿
　并且唱起古雅的歌声。

蠕虫蛀孔于六弦提琴，
　它曾率领着音符，
铁锈吃掉了钟的表面，
　它曾报过夜的正午。

现在没有圣诞节引来邻居，
　新年的来临也没有灯火辉煌
我们歌唱的地方鼹鼠在打洞，
　还有蜘蛛织起道道蛛网。

然而子夜时若在此漫步，
　墙壁和树木被月光普照，
我看见昔日时光之形象
　侃侃而谈，对我微笑。

挡住那个月亮*

闭上窗户，拉起窗帘，
　挡住那悄悄溜来的月亮，
她的装束太象她以前——
　当我们的诗琴还未积上
岁月的尘埃，我们念到的名字
　还未刻在石碑之上。

莫要去踏沾了露水的草坪
　去观望仙后座的模样，
还有大熊座和小熊座，
　以及猎户座的闪烁的形象；
闭门不出吧，我们曾被那番景色吸引，
　当美好的东西仍未凋亡。

让午夜的香气缠绵不逸，
　切莫去拂除花束，
唤醒那同样的甜蜜情意，
　象当年由香气向你我吹拂，

---

* 此诗作于1904年。

那时节，生活就象在欢笑，
　爱情美好得如人们的描述！

在普通的亮着灯光的屋中
　囚禁起我的思想和双眼，
让机械性的话语制造出来，
　让暗黑的细节赤裸地呈现；
人生初开的花朵何等芬芳，
　它结出的果实又何等辛酸！

死 人 在 走 动*

他们把我当活人欢呼，
　但他们是否知道
我在近年已经死亡，
　尽管未在坟中埋掉？

我只是站在这儿的幽灵，
　一个没有搏动的模型，
一张苍白的昔时的图画，
　冷却的被遮护的灰烬。

对于我，时间的魅力
　不表现在响亮的时分，
不寓于片刻的警报，
　而已停在卧室与大厅。

没有灾难性的通行，
　没有呼吸的梗塞，
当沉寂的时节缓慢地

* 该诗作于1896年。

把我推过死的边界……

作为年青的行吟诗人，
　我与生命漫游，为了竖琴，
盛怒在我身上猛敲，
　恰似火焰燃烧内心。

但是，当我练习注视
　人类的目标，
它冰冻了我，于是
　我毁亡了不少。

当我的亲友逝去
　通过最后的门槛，
留下我凄凉地伫立，
　我便多了一层死亡；

当我恋人的心脏
　在我怨恨中燃起，
我哪儿能知道，我的死亡
　又增加一个等级。

如果我没法说出
　我何时已彻底地死亡，
并且改变成为
　如今这具僵尸的模样，

那么，不管我在散步、
　交谈和微笑时分
怎样缓慢地消磨光阴，
　我眼下也不算在尘世生存。

1967*

经过一百个夏季！全是新眼睛，
新心灵，新风尚，新的愚蠢与精明；
新的痛哭的悲哀，新的珍视的喜讯；

在那生气蓬勃的世纪，
我与你没留下任何东西，
除了一两撮骨灰尚留大地；

那个世纪如果不是极端奇异，
在全盛之时，我毫不怀疑，
将会超越于这愚昧的时期。

——然而，超越多少与我何及？
因为，我的恋人，我只会请求，
你的蠕虫也将归我所有！

* 该诗作于1867年。

分　　割*

窗户上的雨点，嘎吱吱的门，
　残扫绿色的一阵疾风，
我在这儿，你在那里，
　中间相隔百里路程！

哦，亲人，但愿只是气候，
　但愿只是相隔的百里
概括了我们全部的分离，
　那也许还有微笑的余地。

但无物能劈开或清除
　横在我俩之间的东西，
亲人啊，它长于这些岁月，
　也多于距离或风雨！

* 该诗作于1893年。

她 的 父 亲*

我与她幽会，如我们私自安排，
在脚步声繁忙敲打的地方：
她悄悄地说：“爸爸即将到来，
　　他希望同我闲逛。”

他在我们中间的出现
逐走了我们温暖的话语；
我们带着绝望模糊地感到
　　爱神在这一天准会离去。

她深红的樱唇没被亲吻，
我们的手指没有温柔地紧握，
他情感的缺乏使我们的幽会
　　变得尴尬、死板、冷酷。

嘲讽的幽灵站起来说：
“他对她的爱如此之少，
与你的爱情相比，也许看上去
　　简直是微不足道？

---

* 该诗作于1869年。

"你爱她的红润与白净；
但若是红颜尽消又该如何？
他的爱却将永久地持续，
超越时光、敌意和衰落。"

四 个 脚 印

昨夜我与她站在这里，
在沙地上留下了四个脚印——
心贴着心，手挽着手，
早晨的太阳已烤干印痕。

我吻她的湿脸——湿于雨水，
因为干燥的痛苦烧干了眼泪，
远方河坝的汩汩的水流
仿佛在沉睡的痛苦中传入双耳。

“我嫁给了他——是的，摸摸这戒指，
一个礼拜前他戴上我手……
孝顺的女儿听命于父母，
从此后只好逆来顺受！

“但他哪里知道，在他之前，
我的心灵和肉体全都归你所有。
他过于自信。他说：‘在长跑中，
丈夫获胜’……亲爱的，请你快走！”

我走了。今天我经过这个地点，
一阵阵的剧痛叫人难忍；
我拥有的她已不复存在，
因为她与他开始了蜜月旅行。

在盖有拱顶的过道里*

在盖有拱顶的过道里面，
在无人看见的黑洞洞的拐角，
你停下来与我分手，满腹哀怨；
尽管前一天晚上传来的消息
把我脆弱的恋情化成了青烟。

接着我亲吻了你，——尽管我臆断
这只是符咒毁亡前的回光反照；
本怀着甘当奴仆的专一的心愿，
谁知在发出这般责难的心中
没有容纳我所寻求的爱的源泉。

但仍然亲吻了你，你也如同以前
亲吻了我。为何，为何会这样？
轻率攻击之后，又为何将我依恋？
黄昏时已对我奚落，岂有爱情可言？
事情莫名其妙，亲爱的。我无法分辨。

---

* 此诗作于1870年。

在心灵的眼睛里

那儿曾是她的窗户，
　那儿曾有她的蜡烛，
从那里面放射过光芒，
　并且发出"我在这里！"的招呼。

现在，象那时一样，
　我看到她在窗口移动；
唉，这不过是她的幻象
　诞生在我的脑中！——

无论她走到哪里，
　总是牵动我的情思；
一场变化溶解了风景，
　她与我居住到一起。

亲爱的，你的相貌如此腼腆、甜蜜，
　谁个儿能说你不复存在？
亲爱的，我从未有过一次
　盼望你的幽灵离开。

曲　　终

我们莫再迷恋
这又甜又苦的游戏，——
爱情之光最后一次
闪耀在你我之间。

我俩紧密的联系
将不留踪迹地消失，
我俩约会的地址
将恢复早先的孤寂。

百花和香草的薰风
是否会把我们思念？
野蜂不见我们留连，
是否会压低嗡鸣？

尽管我们盟誓热烈，
尽管欢乐如泉水涌出，
幸福达到了它的限度，
如今看到了最后判决。

深深地痛，但不呻吟，
出声地笑，无声地受苦，——
爱之路比那石头路
要更为崎岖难行。

让我享受尘世之乐

让我享受尘世之乐吧，
尽管那制定一切的伟力
创造出世间的美好甜蜜
不是以我的欢乐为目的。

我身旁掠过一位丽人，
她没有向我说话或示意；
我赞美不属于我的樱唇，
以她的冷漠陶醉自己。

我捧着动人的歌的抄本，
不知它来自何种灵感，
我借它倾注狂喜的心情——
别人的，就象自己的一般。

有朝一日，向着那天堂
及其居民（假设真有其事）
我会高兴地抬眼遥望，
尽管那里没我的位置。

歌　谣

唱吧，歌谣手，唱出热情的歌声，
让我忘却曾经有过一个人，——
每当干完一天活，趁月光柔和，
　　我常和她同行。

唱吧，歌谣手，唱一支家乡的歌，
让我忘却我亲爱的人
曾发誓要深深爱我，长久爱我；
　　后来呢，我没法说！

唱吧，歌谣手，唱你的小歌本，
让我忘却担忧、悲痛和心碎，
让我忘却她的名字、她的甜美，
　　忘却她的眼泪。

---

* 该首和以下两首选译自组诗《在卡斯特桥市集》。哈代把家乡的多塞特郡治称作“卡斯特桥”，有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传世。该地每星期有一次市集，集上有歌谣手演唱，集后的晚上则举行舞会。

以前的美人

这些市场上的婆子，一身旧纱布，
　　　紧绷着薄嘴唇，
莫非这就是我们当年所爱慕
　　　和追求的美人？

莫非这就是那些粉红色的少女，
　　　每逢夏天的星期日，
我们曾在溪边和海岸隐蔽之处
　　　向她们山盟海誓？

她们可还记得，合着快乐的舞曲，
　　　我们相抱欢舞不已，
直到月光用一幅光洁的缎子
　　　盖住踩乱了的草地？

唉，她们肯定忘了，她们不可能
　　　记得从前的自己，
否则，回忆定会改变形象，使她们
　　　永远显得美丽。

舞　会　之　后

黑山向东边古堡皱眉，
　向西边大海蹙额，
但只有它向我的皱眉
　才充满轻蔑的神色！

天明时分我心头发沉，
　我不能再啜饮酒浆，
我离开了快乐的一群，
　离开了我的少年郎。

我在路旁榆树下走过，
　为什么羞愧难当？
怕树上的小鸟儿看我？——
　它们做的和我一样！

黑眼睛先生

一

我在巷里放下一整天拾来的麦穗捆，
想系好袜带，再慢慢搬运，
恰巧与一位可亲的黑眼睛先生相逢。
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满脸玫瑰红：
　　“喔，多么可爱——
　　多美的膝盖！”
于是他过来替我系好了袜带。

二

我记得，太阳已落月亮还没升起，
啊，失去永不复返的东西是何等轻易！
我不知亲切的陌生人姓名和住所，
但很快得知了他的人品与后果，
　　我啜泣哀哀，
　　只怨他不该
有一天过来替我系好了袜带！

三

所幸我现在身边有个好少年，
失足已成往事，日子不再辛酸；
他是我的伴侣、朋友和欢乐，
我依靠着他，他保护着我；
　　他不使我悲哀，
　　我或许会感谢
他爹有一天替我系好了袜带！

提　醒　者

当我观看圣诞节的灯火
以红润的光芒装饰房间，
有东西滑动起我的视觉，
滑向屋外景象的一片严寒。

那儿，一只鹌鸟在艰难行走，
严厉的贫困强迫它去吃残食，
它够到了一只腐坏的浆果，
带着感激把果儿拾起。

啊，饥饿的鸟雀，当我
一天的欢乐就要被证实，
把一切痛苦抛在脑后，
你为何让我将你注意？！

生命诞生之前与以后

如同人们的猜测，
也正如大地的上帝的箴言所叙，
在人类的知觉诞生之前，
确有万事亨通的时期。

没人遭受疾病、爱情和丧亲的折磨，
没人知道遗憾、心灵的燃烧、饥饿的希望；
没人当心爆裂或烦恼
会给事物带来毁亡。

如果有物死亡，没有语言哀悼；
如果有物畏缩或衰退，没有心灵悲伤；
如果光明失去光泽，黑暗获胜，
没有感官遭难。

但是感觉之病害已经萌生，
原始的正义染上了错误的色彩；
此后，无知将被反复肯定，
到底要经历多少年代？

他杀死的人*

“假若我与他相遇
在一家古老的酒馆，
我们很可能坐到一起，
把几升啤酒着实喝干！

“可是我俩当上了兵士，
我们两人怒目相视，
他朝我射击，我朝他射击，
谁知把他杀死在原地。

“我射死他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他是仇敌，
一点不错，他当然是我敌人；
这清楚无疑，但是

“他当兵也许象我一样，
完全出于临时的决定——
失了业，卖掉了家什——

* 该诗作于1902年。

不会再有其它的原因。

“是的，战争真是古怪离奇
你在战场把别人杀死，
倘若在酒店，你也许请他入座，
或者资助他半个硬币。”

命运的讽刺
(1914)

海 峡 炮 声

前夜你们的大炮突然轰响，
震动了我们安卧的棺材，
也震破了圣坛的玻璃窗，
我们以为最后审判日已到来

而直挺挺地坐起。狗被吵醒，
一阵嗥叫凄凉而惊恐；
耗子扔下祭坛上的碎饼，
蚯蚓连忙缩进了土塚，

牛也张着口。直到上帝说："否，
这只是海上演习炮声响，
就象你们入地的那时候，
世界和以前并无两样：

"所有国家都在全力以赴
把火红的战火烧得更红。
要说为基督服务，这批狂徒
比无能为力的你们更无用。

"他们可算是福大命大——

亏得这并不是最后审判，
否则为了这等凶神恶煞
该判他们到地狱去擦地板……

“哈哈！当我把号角吹起，
那才更热闹（可我不知道
我还要不要吹；因为永远安息——
这才是人们的迫切需要）。”

于是我们重新躺下。“我猜不透
世界会不会变得更理智——”
有一个说，“比我们那时候，
比上帝送我们入地之时！”

众骷髅闻此言一齐摇头，
我的邻人瑟德利牧师发了言：
“我早该爱上烟斗和啤酒，
悔不该传教传了四十年。”

炮声又一次震撼夜空，
怒吼着宣扬报复的决心，
传进内陆，传到亚瑟王宫、
斯图尔顿塔和星光下的巨石阵。①

① 均为英国历史遗迹：亚瑟王是中古传奇中的不列巅国王，相传其王宫在卡默洛特；斯图尔顿是撒克逊王阿尔弗雷德战胜丹麦入侵之地；巨石阵是英国新石器时代末建造的巨型环状石林。

合 二 为 一

（“泰坦尼克”号失事所感）①

一

远离人间的虚荣
抛开生命的全盛，
她静静地躺在大海的孤独之中。

二

钢铁的房屋，新近的火堆，
她的火如同火蛇，②
穿透股股冷流，变成富有节奏的
琴声般的潮水。

三

在镜子的上方

---

① 英国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于1912年4月14—15日在英国南安普敦到纽约的首航中，与冰山相撞沉没，1513人丧生。此诗作于失事之后。

② 船的火焰，尽管沉入水中，仍旧燃烧，因此被哈代喻为火蛇。按照神话传说，火蛇能在烈火之中生存。

（它用来映照辽阔景象），
海虫蠕行——怪诞、粘滑、无言、
冷淡。

四

为了陶醉敏感的心灵
而在喜悦中设计的珍品
无光地躺着，迷糊、黑暗、迟钝。

五

眼睛朦胧的鱼停在附近，
凝视涂上金色的齿轮，
发出“这个豪华巨物在干什么？”
的询问……

六

好吧：当正在研制
这破浪而行的物体，
激动的、催促万物的上帝意志

七

为她——如此快乐的巨体——
准备了一个阴险的伴侣——
冰的形象，为了遥远的、分离的
时期。

八

随着潇洒的船的形象
优雅地茁壮成长，
冰山也成长在幽暗的寂静的远方。

九

他们似乎显得相异：
没有世间的视力
能看见他们后期历史熔成内在的
整体，

十

或表示他们被系于
一致的道路，
形成以后的威严事件的两个分部，

十一

直至“岁月编织者”发出命
令：
“好了！”，于是人人听清，
于是终结降临，使两个半球震惊。

游 访 之 后

(致F. E. D.)*

愿你重访这块地方，
你的出现仿佛是绿叶飘过
干焦的道路，高低不平的路坡
遮暗了行人红润的脸庞。

回来吧，让你的步履
轻如飞絮地落在翠绿的草坪，
向大家表达缄默无声的致敬
何需甜蜜的言语。

直到路边花坛的花朵
不知不觉地逸散出微弱的香味，
在时日的变幻中我没有留意妩媚，

* F.E.D是佛洛伦斯·爱米丽·达格黛尔（Florence Emily Dugdale）的缩写。她在1912年哈代第一位夫人去世后，与哈代结婚。1910年，她陪同哈代访问了他的故居麦克斯盖（Max Gate），此诗即作于那次游访之后，最早发表于1910年8月13日的《观众》。

当云彩飞来又飘过。

穿过幽暗的走廊，
你脚步轻盈无声，我无法分辨
这是你的倩影，还是很久以前
传说中穿过古楼的幻象，

直至你走出了阴暗，
于是我看见发光的水灵灵的大眼
睛
朝我凝望，充满了好奇与聪颖，
象一个灵魂在朦胧中测探

究竟什么是“人生”
这一永恒问题，以及为何
我们来到这里，凭谁的奇异法则
使最要紧的事情无法做成。

区　别

一

我在门边看到薄月下沉，
乌鸫在松树间试着古曲，
但月亮悲哀，曲调凄惨，
因为此地为我恋人所不知。

二

假若我恋人时尔出没于此地，
歌儿会欢畅，月儿会兴奋；
但她永远看不见这小径和树枝，
我在景色和曲调中也找不到一份
　欢欣。

书架上的太阳

《学生的情歌：1870》

太阳的大锅又一次
往书架上涂抹鲜红，
这儿是书，那儿是床，
苹果树影在中间游动。
树影无形的踪迹将即刻消溶，
　　尘埃变得浓厚，
　　树影很快逃走。

是的：沸腾的球已经离去，
我已荒废又一天时光……
是荒废——瞧我说的？
难道能算荒废——去想象
在群山之后有一个太阳，
　　不久后当我大功告成
　　它将属于我，永世永生？

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

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
　动身去百里之外的地方，
月光点燃了我的孤独，
　树枝上挂满了白霜，
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
　动身去百里之外的地方。

当我逗留在里昂乃斯
　我的运气将会如何？
没有先知敢于宣告，
　没有奇才能够猜测
当我逗留在里昂乃斯
　我的运气将会如何。

当我返回于里昂乃斯
　我的双眼充满了魅力，
全都带着缄默的猜想，

---

* 此诗作于1870年。

我的喜色深不可测，无比奇异，
当我返回于里昂乃斯
我的双眼充满了魅力！

城市里的雷雨

（一次回忆，1893）

她穿着新的赤褐色连衣裙，
我们停下来躲避大雨倾盆，
躲在马车的干燥的深幽之处，
尽管马儿已经不再前行；
　是的，我们静静地坐着，温暖
　　而宜人。

接着，大雨停了，这使我痛苦又
　伤心，
方才遮蔽我们身体的玻璃般的雨
　幕
撩了起来，于是她跳向车门；
唉，假若雷雨再持续分秒，
　我就会送给她一个亲吻。

失去的恋爱*

我弹奏我甜蜜的古曲——
　　当我们爱得诚然——
　　这曲调他了若指掌，
　　但他没有停下
　　他的坚毅的步伐，
攀着台阶，消逝而去。

我又一次把歌儿唱起，
　　一会儿我就听清
　　他脚步越来越近，
　　仿佛就要停留；
　　但他继续行走，
远处的门随即紧紧关闭。

于是我等待了另一个早晨，
　　等待了另一个夜晚，
　　充满着失望和凄惨；
　　我一边坐着一边自忖：
　　象我这样的女人
为何在这人世间诞生！

---

* 该诗每节的韵式是abbcca。

威塞克斯高地*

威塞克斯有些高地，好象被仁慈
　的妙手所制作，
供人思索、梦想、渴望。当我站
　在险峻之处，
即东面的英格彭灯塔，或西面的
　威尔斯岩颈，
我觉得这是我生前的所在之地，
　和死后的归宿。

在低地我没有同志，甚至没有孤
　独者的朋友——
历尽磨难、心地善良的她——接
　受别人无力修复的东西；
在那里，他们令人怀疑、斜着眼
　睛，没人象我一样思考，
但心灵的锁链在以天空为伴的地
　方没有当啷敲击。

* 此诗作于1896年。

在市镇我被具有神秘侦探法的幽
　灵追踪——
在早年与我为伴的那些人物的影子；
他们紧缠在各个地方，他们叙说
　刺耳、沉痛之事——
冷酷嘲笑的男人，刻薄毁谤的妇
　女。

在那里我似乎背叛了自我，过去
　的单纯的自我，
现在不属于我，我看见他正在观
　察、想弄清楚
什么原因驱使他融合于如此奇怪
　的后继者之中，
是谁与他，我的蝶蛹，共同享有
　某些事物？

我不能前往灰色大平原，那儿月
　光下有一个人影，
除我之外，没人看见，它使我心
　脏跳得走了调；
我不能前往高塔矗立的城市，有
　几个身影挡住去路，
人人都以为他们死了，唯独我看
　见他们在远方站得牢牢。

耶尔汉姆山脚有一个鬼魂，大声
　责骂夜幕的降落，
弗鲁姆溪谷有一个鬼魂，薄薄的
　嘴唇，毫无表情，披着白布，
火车里面有一个鬼魂，每当我不
　愿让她出现在附近，
我总是看见她紧挨着车窗，对
　我诉说我不愿听见的话语。

至于那位罕见的美女，我现在只
　不过是她的一个闪念，
我刚进入她的心中，就被她更爱
　的另一闪念所战胜；
我对她的满腔痴情她自己甚至根
　本没有察觉；
唉，时间能医治脆弱的心灵，现
　在我能把她忘个干净。

于是我被发现在英格彭灯塔，或
　四面的威尔斯岩颈，
或在亲切的布尔巴罗，或在小小
　的皮尔斯顿山头，
这些地方从来没有男人出没，也没有
　女人与我散步，
鬼魂与我保持着距离，我也知道
　了一些自由。

啊，是你在我坟头掘土？*

“啊，是你在我坟头掘土，
　　我的恋人？——种植芸香？”
——“不，昨天他动身去娶
最华贵富裕的女郎。
‘现在我不守忠贞，’他说，
　　‘也不会把她心灵挫伤。’”

“那么是谁在我坟头掘土，
　　我的最为亲近的眷属？”
——“哦，不；他们坐着沉思：
‘有何用途！
栽花又有什么用途！
她的坟墩无论如何照护，
　　灵魂也逃不出死神魔窟。’”

“但是有人在我坟头掘土，
　　在狡猾地刺戳，是我敌人？”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3年9月27日的《星期六评论》。

——“不，当她听说你已经跨入
谁都得进的冥府大门，
她想你不再值得她憎恨，
　　对于你躺在哪儿毫不关心。”

“那么，是谁在我坟头掘土？
　　说吧，既然我猜测不出！”
——“哦，是我，亲爱的小姐，
你的一条小狗，仍在附近居住，
但愿我在此地的行动
　　没有扰乱你的安息之处。”

“啊！是你在我坟头掘土……
　　我为何不曾想到
我丢下了一颗真挚的心灵！
我们常把狗的忠实可靠
等同于人类的善良纯真，——
　　这种感觉多么崇高！”

“小姐，我在你坟头掘土，
　　为的是掩埋一根骨头，
以免我不再感到饥饿，
当我从附近路过的时候。
非常抱歉，但我完全遗忘
　　这是你安息的坟丘。”

发　现

我漫步前往原始海岸
　象一个幽灵徜徉；
我在山丘看到烈焰腾飞，
　表面上象是火葬柴堆，
我听到爆裂的波浪
象远方的炮轰将大地震撼。

于是我从未猜到
　一个爱情之巢，
有着阴凉，点着烛光，
　筑在我的路上，
直至我发现一个掩蔽的山洞，
我突然逼近她，心儿也只好跟踪。

夏前与夏后*

一

翘首盼望着春天，
谁都能容忍一切。
尽管在这二月的日子，
寒风在街上跳跃，
严酷的鞭声似乎在演奏，
伴着最后一场糟透的大雪，
这些最后的条条雨淞，
比当初更加尖锐凛冽，
它们象半透明的遮帘，
被后面的阳光打得窟窿满面。

二

十月的松树的阴影
伸进了我的这间屋里；
松枝上跳动着一只小鸟，
它陪同树儿投下影子。

---

* 此诗作于1910年。

它的嘴里缄默无语，
象我一样茫然空寂。
因为那些幸福的太阳
在去冬已经闪现、消失。
何时已毁亡，它们的欢快？
唉，我可没有察觉出来。

十一月的日落时分

十个小时的光芒正在消退，
　迟归的鸟儿飞翔在晚空，
棵棵松树象久待的舞伴，
　黑色的树头猛一摆动。

使正午呈黄的山毛榉叶子
　象颗颗微粒浮动在眼前；
我在壮年栽植的每棵树木，
　现在已经遮暗了苍天。

漫步于此地的孩童
　总以为在这块地方，
高大的树木生来就有，
　将来却难见在此生长。

离　去*

为什么你那夜毫无暗示，
表明一等黎明到来之后，
你就要平静从容地起身离去，
从此结束你在此地的逗留？
　　你去之处我难追随，
　　即便如燕子有翅能飞，
要想再见你一眼也永不能够！

　　没有向我低声呼唤，
　　没有一个告别的字，
也没有表现说话的意愿，
当我看见晨光在墙上凝滞，
　　你庄严的启程
　　正在当时发生，
一切都变了，而我却懵然无知。

为什么你总是引我走出门口，
恍惚间你的身影会突然现出——

---

* 此诗作于1912年12月，和以下4首收入组诗《1912—1913年诗选（昔日爱情之遗物）》。

在树枝笼罩的小径那头
黄昏时分你惯常喜爱之处；
　　直到夜晚潮气侵袭，
　　而大张着口的空虚
使我的凝望再也支持不住！

　　你原来住在西方，
　　从红岩来的女人，
你有天鹅般优美的颈项，
你骑马越过比尼山，不畏险峻，
　　你与我并辔挽缰，
　　你沉思着向我凝望，——
当生活正展示它最美好的一瞬。

为什么我俩近来无话可谈？
为什么不想想那逝去的生活，
不趁你离去前，努力实现
昔日的复活？我们本可以说：
　　“趁此明媚春光
　　让我们同去寻访
我们昔日访过的每个场所。”

唉！一切都无可挽回，
无可改变，逝者必逝。
我似乎自己已死，纵然直立，
只能加速我的沉没。你岂能知，

你去得这样匆匆
　（无人预见，连我也不曾），
这已完全搅翻了我的心志！

我发现她在那里*

我发现她在那里，
在无人看见的山坡，
山坡朝西部倾斜
向锐利的空气陷落，
在那紫红色的海滩，
波浪汹涌地冲击，
一阵阵猛烈的飓风
摇撼着坚固的大地。

我把她带到了这里，
已将她安放下休息，
安放在没有噪音的住处，
附近没有海的敲击。
她在沃土的墓穴中间
决不会被波浪惊醒，
她曾久久地听过波浪，
也曾深深地对它动情。

于是，她没有睡在

* 此诗作于1912年12月。

那鬼魂出没的高山——
被大西洋袭击、
被瞎眼的大风扫荡的地方。
从那儿她准会经常地凝视
廷塔杰尔①的著名的顶点，
而正在沉落的光泽
会把她脸蛋染得红艳；

还会哀声叹息
被淹没的里昂乃斯②的故事，
被风牵引的一绺头发
象连枷对她面颊拍击；
或带着陷入沉思的表情
时而侧耳倾听
已经远远隔开的距离
发出低沉的声音。

然而她的幽灵
也许将在地下潜行
直至它能抓住

---

① 廷塔杰尔是英国英格兰康沃尔郡西北沿海一教区。当地的诺曼城堡建立在克尔特隐修院的遗址上。据传说，亚瑟王在此出生。

② 里昂乃斯是传说中的一片“湮没无闻”的土地，据说它曾把英格兰西部的康沃尔和英吉利海峡中的锡利群岛连接起来。

那西面海洋的声音，
随着它增强和呜咽
在她曾定居的地方，
欢乐也在其中跳动
带着一颗孩童的心房。

声　　音*

我思念的女人，我听见你的声音，
一声声在把我呼唤，呼唤，
说你现在不再是与我疏远时的模样，
又复是当初我们幸福时的容颜。

真是你的声音吗？那么让我看看你，
站着，就象当年等我在镇边，
象你惯常那样站着：我熟悉的身姿，
与众不同的连衣裙，一身天蓝！

也许，这不过是微风朝我这边吹来，
懒洋洋地拂过湿润的草地，
而你已永远化为无知觉的空白，
无论远近，我再也听不到你？

　　我的周围落叶纷纷，
　　我迎向前，步履蹒跚。
透过荆棘丛渗过来稀薄的北风，
　　送来一个女人的呼唤。

---

* 此诗作于1912年12月。

旅 行 之 后*

我来到此地，看一个无声的鬼魂；
　它的狂想要把我引向何处？
上悬崖，下峭壁，直到我茫然孤零，
　看不见的泉水的喷涌使我恐惧。
不知道你接着将在哪里藏身，
　但到处都会在我眼前呈现
　　你栗色的发，灰色的眼，
还有时显时隐的玫瑰色的红晕。

是呵，我终于重访你昔日常游的地方，
　跟随你跨过岁月和消逝的美景；
朝着你把我抛下的黑色空间凝望，
　对于我们的过去你想说些什么事情？
夏日给了我们甜蜜，秋天却带来了分离？
　还是想说我们两人
　　晚年不如初期幸运？
但任凭时光嘲弄，一切都已终止。

我看见你在干什么：你正在领我前往

* 此诗中，每诗节的押韵形式是ababcddc。

我俩在此逗留时熟知的地点，
在那晴朗的天气，美妙的时光，
来到身披云雾彩虹的瀑布旁边，
还有底下的洞穴，传来依旧瓮隆的声音，
仿佛四十年前一个声音把我呼唤，
那时你是生气勃然，
而不是我如今茫然追踪的虚幻的幽灵！

晨鸟用嘴梳理羽毛，海豹懒懒地扑跳，
它们看不见什么东西在此飘忽，
亲人呵，你很快就要从我身边融消，
因为繁星已关门窗，黎明已拉开天幕，
相信我吧，虽说人生阴沉，我却不在意
你把我引向这里。愿你再领我到这个
地方！
我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那时我们的道路铺满鲜花，生活充满乐趣。

在勃特雷尔城堡*

当我驶向狭路与大道连结之处，
　当蒙蒙细雨湿透马车车厢，
我回头一顾正在消隐的小路，
　却清晰地看见在路坡上，
　　这会儿湿得闪闪发亮，

有我自已和一个少女的倩影
　在干燥的三月的夜色中忽隐忽现。
我们在马车旁边，在山路上攀行。
　刚跳下车，为壮健的小马减轻负担，
　　因它脚步放慢，吁吁直喘。

我们一路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随后导致什么情景，都无关紧要，——
没有强烈原因，人生对此不会回避，
　除非希望之焰云散烟消，
　　情感也枯耗。

---

* 此诗作于1913年3月．勃特雷尔城堡真名为勃斯堡(Boscatle)，在英格兰西南部康沃耳郡，现为游览之地．

那只是延续了一刻。但在山坡的历史上
　此前此后，可曾有过
如此纯真的时刻？对一颗心灵来讲，
　纵然有千万双捷足登过这山坡，
　　也未曾有这般时刻。

亘古的峥岩构成了山路的陡边，
　它们在此面对人间长河，
目睹了古往今来无数的瞬间，
　但以色彩和形态记录下的过客
　　却是你与我。

在我心中，虽然时光严峻苛刻，
　冷漠死板地勾销了那个形体，
但一个幽灵依然留在这山坡
　恰似那个夜晚看见我俩在一起，
　　满面的喜气。

我凝视，看见那儿的幽灵，渐渐消隐，消隐，
　我再次回首，透过蒙蒙细雨，
看她最后一眼，因我的尘土在陷沉，
　我永远不会再去光顾
　　昔日爱情的领域。

麦田里的女人

“你为何无神地站在湿润的麦田，
嘴唇冰冷，膝盖也被浸潮？
附近就有温暖的家园，”我说。
她回答：“我曾告诉他我愿他死掉。

“是的，我急促地对他嚷过，
我爱过他，并且仍旧爱得很深；
他真的死了。于是我憎恨太阳，
孤独地站在这儿，痛苦、寒心；

“只见乌鸦移向他的灵地，
宁静拒绝了我，去把他笼罩，
我伫立等待，等在蓝空之下，
听凭空中袭来指责与嘲笑！”

她 指 责 我

她指责我在多年以前，
就在我们坐的这个房间，
曾对另一女人讲了许多语言，——

我们坐在夜里，无止无境的大雨
敲打着屋顶和下方的道路，
精神的弹力越发弯曲……

——于是她指责我，弓形的上嘴唇
显得冷酷，还有她的面颊和眼神；
她苍白的食指慢慢地提起，

假若她提得轻柔，或者显示：
不支配别人，不愚蠢行事——
在她说来也不算稀奇，

那么，一个亲吻就会了事。
但我根据停顿，根据语气，
知道奴隶与女皇间的闹剧
不久后将会宣布幕闭。

丧失了亲人，她却以为她在做梦

我梦见我最亲近的人儿
　已经死亡，并葬入坟墓。
我知道这是不真实的梦，
　但我仍然被梦的持续
弄得愁肠寸断，只盼
　死神快点把我抓获，
免得长久悲哀地思念；
　唤醒我吧，唤醒我！

梦持续了多日，但每时每分
　我盼望能够摆脱梦境，
发现他如往常住在卧室，
　我们曾在那里幸福地成婚。
可骇人听闻的恶梦继续停留，
　象一团蛛网缠住我身，
我可怜地继续呼叫，
　没有一人将我唤醒！

莫要为我遗憾

莫要为我遗憾；
在和煦的大树下面
我无忧无虑，沉睡安然。

迅速如同光线，
我飞翔，如仙女一般，
狂喜地飘动，不害怕夜晚。

欢乐全然消逝，
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把万变的世态看成静止。

我蹦跳在凌晨，
在发黄的谷物中藏隐，
思索着诞生的美好与幸运。

我奔跑在夜晚，
在堆积的麦捆之间，
梦想："我不悲惨，因而无物悲惨。"

很快就将熟起
梨子、苹果与洋李；
农夫将欢唱，秋虫将奏曲。

你将再次吮吸
味美奇特的苹果汁，
以及凝乳；但我不在那里。

愿你唱得欢畅，
直至锡镴器皿敲响
我们流浪时的声声歌唱。

愿你跳得自如，
伴着三拍子浪漫乐曲
在双双身影之中忘记凄楚。

莫要为我哀伤，
在变黄的大树下方，
我将安然沉睡，把一切遗忘。

针 线 盒

“瞧这个针线盒，爱妻，
　是我用光洁的橡木做的。”
他，是村里的细木匠，
　她呢，从城里嫁到此地。

他把这礼物递给妻子，
　妻子走近来面带笑容，
对送礼的丈夫回答道：
　“这针线盒够我一辈子用！”

“这我能担保。还不止呢。
　这盒子用的是边角料，
给约翰·韦沃德做棺材剩下的，
　他为何死去，谁也不知道。

“你看这鳞状的木纹
　似乎到你的盒边已经结束，
其实却继续向前延伸，
　沿着伴他长眠的棺木。

“我做活时不禁心中思量：
木料有不同的命数。
这一寸在人们生活的世上，
第二寸却进了坟墓。

“亲爱的，你怎么脸色发白，
干吗把脸转到一旁？
你不至于认得那个青年吧，
虽说他和你该是同乡？”

“虽然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城，
我又怎么会认得他？
他一定早已离开了城，
而我那时怕还没长大。”

“噢，那么，我早该想到，
准是这件事吓坏了你：
我给你这一头木料，
那一头却在坟墓里！”

“亲爱的，别小看我的智力，
纯粹偶然的事物
从不至于影响我的心理，
弄得我神志恍惚。”

但她的嘴唇苍白，发颤，

　她的脸仍躲向一边，
仿佛她不但认识约翰，
　还知道他死的根源。

在饭馆里*

"听着，如果你留下，如果孩子出生，
就算你丈夫又添一子，事情也就了结，
可是，如果我们出逃，狰狞的世界
将在处处对我们报以轻篾；
孩子的生命将会任人侮辱；
我觉得私奔的主意不可采取！"

"哦，我的恋人，你哪里懂得
女人处境的可悲！时时刻刻
担惊受怕，唯恐事情败露。
我怎能搂他度夜，在此耽搁！
就让孩子没有名望和地位，
走我们的吧，面对事实，承受羞愧。"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1年4月1日出版的《双周评论》。

在 月 光 中*

“孤独的工匠，你站着，一片痴心，
你为何对她的坟墓看得出神，
仿佛别的坟墓已不复生存？

如果你的一双憔悴的大眼睛
通过死尸般的寒月强求于她的灵魂，
也许你将很快复活她的幽灵！”

“唉，傻瓜，我宁愿观看土坟，
也胜过去观看全部的活人；
但是，对于我却没有了欢欣！”

“哦，她无疑是你热恋的女郎，
越过雨水和干旱，越过邪恶与善良，
当她逝去的时候，你的太阳也消亡？”

“不，她是我不曾爱过的女人，
所有的人都比她高出几分，
她的一生我丝毫也不曾关心。”

---

* 此诗作于1910年。

梦幻时刻

(1917)

梦 幻 时 刻

那把镜子
把人变成透明物体，
谁握着那把镜子
并命令我们朝你我赤裸的胸
一个劲儿探视？

那把镜子
箭一般神奇地穿透人体，
谁举着那把镜子
并掷还我们的灵魂与心脏
直至我们惊起？

那把镜子
完好地工作在痛苦的夜里，
为什么那把镜子
在世界苏醒时着上了色泽
使我们看不清自己？

那把镜子
能检验凡人，出其不意，

是的，那把奇特的镜子
可以捉住他最后的思想，善或恶的一生，
映照出来——在哪里？

在说出“再见”的时候*

在那冷湿的草坪上
　她象只云中的小鸟，
在黎明的幽暗之中
　独自移动，裸着眉毛。
为我的离别之餐
　而在屋中点燃的蜡烛
使户外的一切物体
　显得奇特、幽灵般的虚无。

时间本身就是幽灵
　那时我似乎感到
十之八九的可能
　就是再见她一遭。
我看不见在什么地方
　一切事物疾驰如跑，
自始支配我们的“规划”
　最终正在奏效：

* 该诗最早发表于1916年出版的《哈代诗选》。

在那儿我没有看出
　一场戏剧的序幕，
或者从如此之小的开始之中
　预示命运的起伏；
但是我起身，仿佛受到
　我注定服从之物的激发，
越过窗户，匆匆走向
　仍在幽暗中独身伫立的她。

“我这就离开你……再见！”我说，
　当我跟随在她的身后
来到伸展了裸枝的小巷；
　“我一定马上就走！”
尽管那时一根羽毛
　就能改变爱情的天平，
——但是当我们一同进屋之时，
　她的面颊燃烧得绯红。

她的初现和其后*

白昼悠然地迈进
　我不曾梦见的黄昏；
难道这是第一天时光
　深深迷住我的心灵？
或许万物终止的傍晚
　是我这快乐开始的时分？

我起步回家；途中
　月色的图象正在增添；
仰望天空的游客们说道：
　“大概，上弦月很快就会出现。”
我认识到，对他们来说，
　已经度过普通的一天。

* 该诗最早发表于1916年出版的《哈代诗选》。

仲 夏 之 夜*

我懒懒地摘下一根欧芹，
对着月亮把曲儿吹响；
没料到什么样的鬼魂，
会合着我曲调走动，脚步打颤。

我走，我跪，窝起手心，
伸入溪中，仿佛要喝水，
上方似乎站着朦胧的身影，
以昔时的目光朝我低垂。

我没想该唱什么样的歌，
我不加选择地哼出粗韵；
这时一个声音传入我耳朵
为我把诗句变得更加柔嫩。

---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6年出版的《哈代诗选》。

我象幽灵一般游移*

我象幽灵一般游移，
因为人们不愿看到
我有赤裸粗糙的血肉
　如大自然为我塑造。

于是我脱离形体地探访
时常不和的古怪的阴郁之户，
并想弄清人的意识
　是不是上帝的迷误。

接着我遇见你，我踌躇，
我思索：假若这是迷误，
如一些人所说，那么，哦，
　这迷误我能美好地承住！

* 此诗作于1915年。

题莫扎特降E调交响曲某乐章*

让我重温那时节，
风华正茂的六月，
我们沿着草原和高山飞向北
方！——
啊！向着这样的清新、晴朗、丰
满、美好、舒畅，
爱引着生命前往。

让我重温那一天，
在海湾边的沙滩，
我们一同眺望烦躁不安的大
海！——
啊！向着这样的翻腾、动荡、叹
息、上涨、退缩，
爱引着生命前往。

让我重温那时间，
站在尖顶的塔边，

* 此诗作于1898年。

我们相对凝望而忧虑着未
来！——
啊！向着这样的预感、沉思、悸
动、恐惧、祝福，
爱引着生命前往。

让我重温那一瞬，
那一个短暂的吻，
在杨梅树下，远离招摇的人
群！——
啊！向着这样的鲁莽、早熟、珍
奇、成熟、浓冽，
爱引着生命前往。

轻轻的拍击*

从窗口传来轻轻的拍击，
　此刻根本没有风雨的行踪，
于是我就在幽暗深处，
　看见了我恋人疲倦的面容。

"我厌倦了等待，"她说，
　"多少个夜晚，多少个白天；
我孤单的床上如此寒冷，
　我以为你很快就会与我团圆！"

我起身走近窗户玻璃，
　但她从那里全然消失；
唯有一只呆板的飞蛾，
　在窗口为我轻轻地拍击。

* 此诗作于1913年8月。

伤　口*

我爬上山的顶端，
　见西天尘雾蒙蒙，
太阳躺在其间，
　恰似伤口的血红。

恰如我的伤口，
　谁也不会知晓，
因我不曾袒露
　心被刺透的记号。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6年5月27日的《领域》。

成问题的欢宴*

“我将为提琴添一根新弦，
　并召唤邻居们前来光临，
舞伴们在中央起舞翩翩，
　直至旧的锡镴器皿发出响音；
　蜂蜜酒和水果酒将被我们啜饮！”

最古怪的回答传自于黑夜：
　恰似巴松管的空洞的风、
排列得形同舞蹈者的墓碑、
　柏树枝的低沉的悲鸣、
　以及随和曲调的骷髅之声。

---

* 原诗每节韵式为ababb。该诗最早发表于1916年5月27日的《领域》。

牛　　群*

圣诞前夜，十二点整。
　“现在它们全都下跪，”
一位长者说道，当我们坐进人群，
　在火炉的余烬旁舒适地紧围。

我们想象温顺的生物
　呆在它们居住的草棚，
我们中间没有一人怀疑
　它们当时正跪在其中。

如此美好的幻想，在这些年头
　很少能出现！然而，我深思：
假若有人在圣诞前夜说出，
　“走吧，去我们童年时常去之地，

“在那边小溪崖的附近，
　去看牛群跪在孤独的农场”，
我就会带着真切的信念，
　在昏暗之中与他同往。

---

* 此诗作于1915年，最早发表于1915年12月24日的《泰晤士报》。

照　片*

火焰一条条地爬上了照片，
当它躺上木炭，在茫茫黑夜的寂静之中，
　　在倾斜的胳膊的上面，
沿着特等的丝织品的边缘，
猛啃娇嫩丰满的无援的前胸。

接着我泄出伤痛的喊叫，移开了目光；
我悲哀地深感惊奇的是：
　　我无法承受这一景象；
但是，我不得不留意，我又偷偷地观看，
直至火焰把她胸脯、嘴唇和秀发全都吞噬。

"谢天谢地，"我最终说道，"她已消失！"
使我心灵震惊的事情一旦完成，
　　顿时我便感到心旷神怡，
从昔时跃出来的照片毫无意义，
只不过是绘在纸上的灰色幽灵。

她是早已藏入岁月之盒的女人，

* 原诗中每节韵式为abaab。

她或生或死；但已从我视野中消亡，
　　那次几乎使我泪水涌出的行径
是在生命的扫尾工作中偶然完成；
但我感到我似乎在那个夜晚把她安葬！……

——唉；她若幸存，也一无所知，
她若被排在死者之列，也不必烦恼；
　　然而——然而，如果她活在尘世，
她是否感觉到烧灼，惨痛地抗议？
如果上了天堂，她是否摇头，对我苦笑？

在石南丛生的荒地

我听到长裙声响瑟瑟，
　当我还未见她的形象
瑟瑟作响地穿过石南，
　石南编织起共同的帷帐，
在那个黑沉沉的夜间
　我倾听着，双唇大张。

远处的城市的灯光
　只是迷惑了此处的景象，
一个声音向前飞出：
　“是你，亲爱的？我害怕夜晚！”
苍鹭振翅向北飞去
　就落在我右边的冷杉。

还有一个别的幽影，
　我们未见它的生命；
还有一种寂静的开花，
　我们正向那儿靠近；
还有一个幻象在埋葬
　我的全部美好与欢欣。

转　　化

这一株挺拔的紫杉
是我祖先熟悉的一个男子
被紧紧环抱在这里；
这树枝也许是他的娇妻，
红光满面的生命
现在化为了绿色的嫩枝。

这些草儿一定由她变来，
在上个世纪，她时常
对宁静充满了向往；
我以往所迷恋的姑娘，
那很久前的美丽少女，
现在也许转化成玫瑰的模样。

于是，他们不在九泉之下，
他们的神经和筋骨
在地面的空气中充分发育，
他们感受到阳光和雨露，
也感受到一种活力
使他们能够复苏！

景 中 形 象

她满意地走在前面，坐到
多岩的绿色的山冈，
而我站在后面，以便勾画
美景中的美丽肖像；
然后天变，雨水倾倒；
可我继续画着，不顾漂动的雨点
落下在我的画稿，
以荒谬至极的恶作剧
使画面渗透颜料。

于是我把她一人画在那里
独自坐在雨幕之中，
戴着头巾，只有她的轮廓表明
被雨水冲刷的特征。
——我们很快失去耐力；
可她的雨中形象仍是景中的仙女，
永远不变，确确实实，
尽管自从那天以来，那块地方
就对她不再熟悉。

在风雨之中*

他们全唱着最亲的歌子——
有他，是的，也有她，
高音、次中音、低音，
　还有乐曲相伴；
烛光在每张脸上出神……
　啊，不；岁月呀！
病叶为何成群地惨然落地！

他们清除蔓生的青苔，
有少年，当然，也有老汉，
让道路变得干净，
　花园变得欢畅；
还修建阴凉的座凳……
　啊，不；岁月呀，岁月可叹；
看哪，白色的海燕横飞而来！

他们欢快地进餐——
有男有女，是的，他们大家，

* 原诗每节韵式为abcdcba。此外，每节的中间一行，即第四行，押同样的韵。

坐在夏日的大树下面，
　不时眺望海湾，
当宠爱的家禽来到膝边……
　啊、不，岁月呀！
腐烂的玫瑰撕碎在墙上。

崭新的高楼由他们搬进，
他，她，是的，就是他们，
整日放在草坪的坐椅、
　室内的挂钟和地毯，
他们的物品何等富丽……
　啊，不，岁月呀，岁月残忍，
雨点在犁着他们雕刻的姓名。

拜　访*

我沿着小径，穿过栅门，
　此地不见了熙熙攘攘的踪影，
我这里走走，那里荡荡，
　拜访着我的好友亲朋。

我拜访了一些朋友
　他们已多年不为我知晓，
然后去拜访那些
　朋友之中的长老。

仲夏的这个时刻，
　在昔日是他们漫步的时候，
但现在，空气虽然诱人，
　我却发现他们在家中逗留。

在土墩、岩石和大树旁边，
　我对他们说这说那，
叙述我们在天黑之前的所为，
　可他们没有一人对我回答。

---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6年出版的《哈代诗选》。

在 钢 琴 旁

一个女人正在演奏，
　一个男人正在观看；
　她脸上的气质，
　她的脖颈和秀发，
　被那儿的两根蜡烛
　洒上了一道道光芒，
伴送他的满腔思绪
　漫游在理想之邦，
　那儿没有苦难的踪迹。

一个戴有头巾的幽灵
　在他俩之间奋力进攻；
　她的音符似乎在叹息；
　烛光仿佛燃烧得苍白，
　恰似符咒镇住了场景。
　但是那少女没见到灾祸，
那个男人没见到危险预兆；
　时光老人歪斜地大笑，
　幽灵秘密地躲藏在附近。

石头上的阴影*

我从祭司石旁边经过，
这石头苍白孤独地静坐在花园，
我驻步凝望石头上的阴影——
旁边有棵树木起舞翩翩，
把飘曳不定的影儿投向石头，
在我的想象中影儿变幻奇异，
成了我熟悉的她在栽培花木
往石上投下头与臂的美姿。

我想她此刻就在我的身后，
是的，就是我思慕已久的她的倩影，
于是我说："我确信你站在我的身后，
可你怎么来到这故园的小径？"
毫无声息，唯有一片树叶飘落
恰似一声凄惨的回答；为压住悲哀，
我岂敢掉过脑袋，去惨然发现
我身后只是一片空白。

然而我真想掉头一望，

* 此诗开始作于1913年，完成于1916年。

　看见我身后无人站立；
但忽而转念："不，我只是没有足够的视力
　来看出她一定在此伫立的身姿。"
　于是我轻步走出园中空地，
　把她留在我背后投射身影，
仿佛她确实是个幻象——
　我不掉头，唯恐破灭我的梦境。

树木与女士

　　我为我熟知的女士已经做完
我能做的一切。冒着炎热，我为她遮荫，
当酷夏使她疲倦，我为她的鸣鸟，
　　提供了林中的家庭。

　　在五月里的欢欣的时刻，
当我的荫凉首次把她诱惑，我披上
新的绿色盛装：这是我的一切。
　　可如今冰柱使我悲痛，我苦苦打颤。

　　当每个枝头都饰上了羽毛，
我能吸引她的长椅。我对她珍重，
当她处于悒郁不欢的时日；
　　她默默地把我当作良朋。

　　可现在我只是一具骷髅，
她走了，去追求温暖。白霜象皮肤把我粘住；
寒星透过我隐约呈现；没有光芒朝我照射；
　　她走了，对我一身裸枝不屑一顾！

责　备

现在我死了，你却对我歌唱
　　我们曾经熟知的歌曲，
但是，我活着的时候，你却不愿
　　或者不想唱上一句。

现在我死了，你却披着月光
　　心情沉重地来到我跟前；
啊，我真盼自己能够复活
　　来赢得这份温柔的情感！

当你死了，站到我身边，
　　象现在这般爱我，没有争论，
你是否会变得冷淡无情，
　　如同我俩活着的时分？

在“列国破碎”

一

只有一个耙地的农夫
　缓缓移步，默默无闻，
前面一匹踉跄的老马
　半醒半睡，不断打盹。

二

只有从一堆茅草之中
　冒出没有火苗的薄烟；
尽管许多王朝逝去，
　薄烟却继续绵延。

三

远处一个少女跟着情郎，
　说着悄悄话儿走了过来；
他们的故事还没失传，
　战史便被夜空淹没。

---

* “列国破碎”引自《圣经·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二十节：“你是我战争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此诗作于1915年。

以　后

当"现在"在我不安的逗留告终时闩上了
　后门，
　当五月扑动欢乐的绿叶象鸟儿鼓翅。
片片都覆盖着精细的膜如同蛛丝，邻居们
　会不会说："他平素爱注意这样的事"？

如果在暮色里，夜隼随着寒露悄悄下降，
　穿过暗影飞来，象眨眼般无声无息，
落在被风压弯的山地荆棘上，凝视者会
　想：
　"对于他，这景象该是多么熟悉。"

如果我消逝于夜蛾飞舞的温暖的黑夜，
　当那刺猬小心翼翼地漫游草地，
有人会说："他力求使这些无辜生物不受
　迫害；
　但他也无能为力；而如今他已离去。"

如果听得我最终归于沉默，人们站在门口
　凝望着冬夜缀满天空的星斗辉煌，

永远告别了我的人们，会不会浮起一个念
头：
“他最善于欣赏这样的神奇景象”？

当暮色苍茫中响起我离去的钟声，它的嗡
鸣
被逆风切断而暂止，待到再响之时，
恰似另一口新钟，这时会不会有人说：
“他如今
听不见了，但他平素爱捕捉细
微的事”？

早期与晚期抒情诗

(1922)

火车上的怯懦者*

上午九点经过教堂，
上午十点路过海岸，
十二点是烟雾和污浊的城镇，
下午两点是橡、桦树林，
　　然后，她出现在月台之上：

一位美丽的陌生女郎，没把我看见。
我说："我敢下车到她身边？"
但我坐着不动，心中在祈求，
于是铁轮滚动，火车开走。
　　哦，我若下了车该多么甘甜！

---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20年1月份的《伦敦信使》。

花园里的座凳

它昔日的艳绿变得斑驳，
曾经坚固的四腿衰微陷落；
它很快就会突然地坍塌，
它很快就会突然地坍塌。

夜间，当最红的鲜花也失去色彩，
在凳上坐过的人们就会归来；
坐在那里，满满的一排，
坐在那里，满满的一排。

他们不会把凳子坐塌，
不会被严冬冻伤、被洪水吞下，
因为他们轻于上方的空气，
他们轻于上方的空气！

消亡与停留*

一

喷雾上的活的太阳形象、
溪水流动之处的闪光、
红润的脸膛、誓约、月光中的五月
停留下来——是我们的愿望；
　　然而，它们却在消亡。

二

下雪的季节、黑暗的时候、
腐败世界的血水静流、
众人的悲哀中的呻吟
消亡而去——是我们的企求；
　　然而，它们却在停留。

三

其后我们更近地观看时光，
看见他神灵的手臂正在旋转，
用青春清除悲哀与不幸，
用崇高驱走邪恶与灾难，
　　如同分解一般。

---

*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9年11月的《伦敦信使》。

一位绅士为自己和与己同葬的一位女士而作的墓志铭

我寓于城市的阴影，
　她住在遥远的海岸，
同仁慈、明智的人们结邻，
　但从不与我为伴。

她的形象在舞厅平滑的地面
　我不曾和她相遇，
透过威伯尔特的四对舞曲，
　带着特别的崇敬将她保护。

我与苍白者度过生命的季节
　在那《名利场》上周旋，
她与强壮者享受她的季节
　在散发咸味的空气里面。

也许她有过深色的眼睛，
　也许它们是蓝的色调，
也许它们随她的年迈而迟钝，
　这一点我永远不可知道。

她也许有珊瑚般的嘴唇，
　但我从未亲吻过它们，
没见过它们撅起或上翘，
　没有遗失，也没有找寻。

我们一生一世没有说过
　一句恋语，也没有一次震颤；
我们从没有做过夫妻，
　为了罪恶或为了慈善。

然而象一粒灰尘，我们躺在一起，
　越过荒凉与和煦的日子，
我的永恒的伴侣呵
　竟是我从未熟悉的女士！

一个十一月的夜晚*

我半醒地躺在那个夜晚，
记下何时改变了气候，
窗框开始颤动起来，
狂风起身开始漫游。

死的树叶吹进我房间，
片片降落在我的床上，
大树对幽暗悲声宣告
它们已经凋落衰亡。

一片叶儿触及我手，
我觉得这是你的化身，
站在你时常伫立的地方，
最终叙说你的见闻！

* 此诗作于1913年。

孤屋前的一头麕鹿*

它在夜幕下朝屋内张望，
　　透过没有遮严的门帘，
趁着皑皑白雪的光亮，
它在夜幕下朝屋内张望；
　　当我们在炉栅旁边，
　　静静地坐着，浮想联翩。

我们没有觉察这双眼睛
　　在雪地中凝目窥探；
被玫瑰色的灯光照得通明，
我们没有觉察这双眼睛
　　神采飞扬，扑闪扑闪，
　　它四脚踮起，充满奇幻。

---

* 原诗中每节韵式为abaAbb。

同 一 首 歌

一只鸟儿唱着同一首歌，
音流中没有差错的音，
恰似那多年以前的时候，
　当我们在此地倾听。

同样的狂喜的旋律
竟会连续响彻至今，
一个音符也没有改变，
　真是一件奇异的喜讯！

——但不是同一只鸟儿。
不是，它早已化为尘土……
正如我所提及的那些
　与我同听歌曲的人物。

新婚之晨

塔比莎正在穿婚服：——
“塔比，为何这么悲哀？”
“哦，我不是极度高兴，
而是感到巨大的愁绪在渗开！……

“昨晚我去拜访卡莉，
我去的时候他在那里，
不知道我会拜访。于是，
我躲在一旁，听到他的言词：

“‘啊，亲爱的卡莉，若是明天娶你，
那我该是多么地乐意！’
哦，我真想把他让给卡莉，
心甘情愿地看他们的婚礼。

“然而，我这样做怎有可能，
当他的婴孩很快就要诞生？
我只愿了此一生。那时，
她能得到他。我也不悲愤！”

误　遇

一

他假着一张脸膛，
他盯着一双眼睛，
他知道一个幽会处，
他听见诱人的叹息声；
　但这脸膛，
　这双眼睛，
　这幽会处，
　这叹息声，
唉，不是他中意的那些——
尽管面貌俏俊，情感漫溢。

二

她看着一个身影，
她倾听一声足音，
她定会感到陶醉，
当别人说出某个姓名；
　但这身影，
　这种足音，

这一阵陶醉，
这说出的姓名，
是她的误配，并且将会误配至老，
而正确者的继承人将拯救她灵魂让她知晓！

美　人　儿

哦，莫要慷慨地夸奖我的美丽，
　达到如此措词不当的程度，
莫要说我是众人敬慕的对象，
　因为这些话使我遭受困苦！

但请永远温柔地诉说：
　“自现在直至白首，
不管是祸是福，不管发生什么，
　亲爱的，我始终是你的朋友。”

我憎恨我在镜中的美丽：
　我的美丽不是我本人，
是我穿着它；然而无人关心
　穿戴者是死还是生存！

内部的我呀，哦，却关心
　我是何人，又将成为何人，
在将来那些阴郁的时刻，
　当我面颊开始奏出错音。

孩童与无名先生

亚瑟豪庄园的无名先生宣称：
“可恶的孩子们在我花园里嬉闹，
践踏花草，直到地表光秃赤裸，
从早到晚，哇啦哇啦地喊叫！
去吧，用固定的事务去束缚他们；
谢天谢地，我没人催促我的衰败；
因为绿色的记忆是更好的财产，
胜于只盼父辈倒毙的后代。”

那个宅第的无名先生以后又说：
“我死后要想永保伟力，
必须有雕像作为我的象征。”
——即刻，他紧急召集雕刻师，
用雪白光滑的石头，来表现
七英尺多长的人像（因他很高），
有盾、有盔、有剑，还有顶饰，
从未见过如此堂皇的石雕。

三百年过去；来了教堂修复者，
可无名先生没有后裔，

修复者认为如此之大的雕像
适于做地面。于是把它置于
学童座位的下面。孩子们踏平了
他的鼻子，踢掉了他的姓名；
布道时分他们打着呵欠说：
“谁是我们脚下的这个石人？”

吟 唱 的 女 人

有一位吟唱的女人
　骑着马儿穿越草地，
在气候温暖的五月时分
　没有烦恼，充满活力；
她唱着："我美丽，我年轻！"
　很多人转身对她留意。

同一位吟唱的女人
　困窘地坐着低哼，
在严冬的气候之下，
　没有炉火，没有亲朋；
她唱着："生命啊，你何等漫长！"
　可是没人对她转过眼睛。

什么样儿的梦*

我与她在溪边欢笑，
　翻滚的小溪溅起水花；
接着隐隐出现一片空白，
　仿佛我没有散步，也没有她，
而是发现我在憔悴的房屋，
　在孤独的楼梯上缓缓地攀爬。

伴着喜悦的面颊、锐利的眼睛，
　坐在没有人窥探的地方；
直至严厉的变化徐徐接近，
　似乎此地没有如此的景象，
而是一个酷冬，我形容憔悴，
　头发灰得如煤渣一样。

我们欢跳在舞厅，情绪高昂，
　飘然失重，轻如飞絮；
接着帘幕落在我们中间，
　仿佛我没在那里跳舞，
而是绕着一堆翠绿徘徊，
　为寻回她的倩影——我知道在何处。

* 此诗作于1913年3月。

乡 村 婚 礼*

一个小提琴手讲的故事

小雾积聚在沟沟洼洼间，
紫色的丘陵却天清气爽，
我们带着琴走在石南地上，
记得多清楚啊——婚礼的那天。

我们来到，引来乡亲一大片，
直到一双一双站好了队形。
新娘的父亲说：“稳重，镇静！”
于是我们一齐把琴调准A弦。

伴郎瞪了一眼，叫我们走后面，
但我们偏喜欢在前头奏琴，
（我们的友情可是一片诚心）
于是我们从始至终走在队前。

从他们家门出发，走过尾溪边，
走过前街面，走过栅栏巷，
站在街边的夫妻们、小伙姑娘

---

* 此诗最早于1917年10月发表。

喝采欢迎我们的熟练表演。

我拉高音，在她爹前面走，
迈克拉次高音，在夫人前头，
鲁勃拉低音，可真是一把好手！
吉姆吹蛇管，吹到教堂又吹回头。

我觉得新郎有点过分激动，
当我们在圣坛外奏乐不停，
他俩作了永不取消的誓盟，
而我们在墙外把鼓点敲奏。

“别奏太欢！”她求道，“晴会转阴，
乐会生愁。”但她笑着让了步，
当晚饭时，我们到了宴饮之处，
她仍面带笑容，已经忘了忧愁。

真是个热闹的婚礼！谁能料及
后来的事？谁料到我们后来
把他们两夫妻在同一天埋，——
那天也是一半晴朗一半雾气。

是的，小雾积在沟沟洼洼里，
紫色的丘陵却天清气爽，
我们吹打着送他们上了教堂，
后来又送他们进教堂墓地。

重见一缕头发*

当你说出温和的欢迎
这缕发丝在你头上轻飘，
当我们散步在碎浪喧哗的海滩，
它在阳光和轻风中嘻闹，
当我赢得了你恩惠的话语
它抚摸并且粘附我脸。
然后，你把它赠送给我。
为了减少分离的凄惨。

它的同伴在哪里？唉，它们
为最明快的褐色披上了灰白，
并且进入了洞穴中的方舟，
永远黑暗，永远不可启开！

然而这缕头发，未被时间触及，
象全盛时放射褐色的光彩，
于是我觉得甚至连现在
也能恢复它活泼的状态，
倘若我开辟西天的道路，
直至到达你昔日的住宅。

---

* 此诗作于1913月2月。

镜子的哀歌

镜中发出轻轻的话语
　向窗帘传出一声叹息：
“我何必还要映照
　近旁的忧愁的物体，
既然曾被我倾心的她呀，
　眼下与我不再亲密！

“我臆想，沉思的松树上
　有着翩翩起舞的肢体
以及浮云的阴影，
　当赞歌响彻在空气；
可是没有让我把它们
　傲然抓进我的视域！

“我反射着夜的幽灵——
　有时从我身边掠过；
我回荡着红白玫瑰——
　那是最美丽可爱的花朵；
但象她一样甜蜜的花儿，
　现在永不被我视力捕获。”

一 如 既 往

我坐下。一切都已过去；
希望不会再度光顾；
美好的日子骤然中止，
世界是个黑暗的土窟。

美与梦幻都已消逝，
绚丽夺目的光环，
曾被我快乐地披在全身，
却已经抹除、毁亡！

我向前行走，去处不被注意，
在一片不见名字的乌云之上；
——人们忽此忽彼地欢跃，
可世界却一如既往。

人 生 诸 景

(1925)

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树木在卸装，它们绚丽的长衫、
饰带和黄色花边飘在很多地方，
在灰色的道路，屋顶和窗槛；
树叶每分每秒被任意抛掷，
这里，那里，一片，又一片，不停地飘荡。

蛛网缚住一片下落的树叶，
其他的通过，它却悬在那里摇晃；
身穿黄服，象一名被吊的罪犯，
然而另一片绿色树叶高高在上，
仿佛害怕会有同样遭遇，浑身打颤。

不要来；还是来吧！

在明智时分，我能够开腔：
　　不要朝我靠近
而是留在遥远的异乡，
　　好让一颗心灵
在这儿再次清澈，再次安详。

可这种想法即刻消亡。
　　我为何害怕
从你的接近中赢得声望，
　　尽管旧火复燃，
最后，也许把我撕碎，烧得精光！

于是我说：来吧，再将光芒
　　赐予这块地方，
即使从那张甜蜜的脸上，
　　我遭受极度的刺痛
并且化成超越全部痕迹的幻象。

让 我 相 信

让我相信它吧，我的亲人，
　　让它只是
一个梦幻把我萦绕——
　　如此而已，
让那真诚的满腔的甜蜜
　　再一次地
温暖你的微笑和你的声音，
　　达到轻率的境地！

我将欢欣地深思默想
　　直到我自己
躺下，与别人埋在那边的土里，
　　排出一声叹息，
也许你在迷途的时候
　　抱着憾意
唤一声你在绿色和灰色的时日
　　遗忘的名字！

吟 咏 的 情 侣*

我荡桨：顿时涟漪四起，
欢笑和月光伸开在海湾：
船尾有一对吟咏的情侣；
　　我的恋人却一去不返，——
　　上了哪儿，我避而不谈！

房屋站在远处，与我们相抗衡，
青灰色的线条映托夜光的美丽；
小小的灯火活跃起来；然后溜出星辰；
　　可我恋人不在那里，——
　　我懊悔，不知她在何处消失！

他搂着她，两者正面对着我，
毫无保留。他们的爱情不用藏隐；
他与她各握一根转舵索；
　　我拉了拉唯一的滑轮，——
　　看着他俩，长叹一声。

---

* 此诗作于1869年。

月亮映照的光辉升起，当我俩
摇荡地躺在波浪之上。慢慢驶向海岸，
水晶般的溅泼声融合了情侣的咏唱，
　　但她离开了过去的誓言，
　　没有溶化在这歌声中间！

郊外的白雪

白雪使每根树枝胀大，
也使每根细条垂下；
每个树杈象鹅鸭的白色蹼足，
每条街道和小径沉默不语；
一些雪片迷途了，便回头向上摸索，
遇见下飘的伙伴，又转身往下降落。
栅栏粘附在一起，象一堵白墙，
没有阵风伴随着羽毛般的飘降。

一只麻雀飞进树身，
因此，此时此分，
落下三倍于麻雀的雪团，
把它的头和眼睛全都撒满，
于是把它打翻，
几乎将它埋葬，
并且停落在下方的细枝，
导致枝梢向投宿的积雪发动猛击。

台阶是变白的斜坡，
一只黑猫身材瘦弱，

它睁大眼睛，渺茫地向上攀登；
　于是我们把它接入屋中。

冰 冻 的 暖 房

“昨天夜里，”她说，
“霜冰铺天盖地！
我们就寝的时候，
忘记把炉子生起，
暖房里的植物
已经全被冻死！”

她面部失色地讲述
在温暖的早餐时分，
她年轻的目光
遭受了震惊
仿佛这目光就是
悲剧的典型象征。

当我迈步经过
她曾沮丧的地方，
只见如今的霜冻，
比当初更为凶残，
但暖房毅然站立，
温暖、牢固、欢畅，

然而，她虽曾哀叹
美丽植物命运的悲戚：
一片冰冷，被人遗忘——
可如今她自己
比植物更为冰冷，
她本人却一无所知。

疲倦的行人

眼前是一片平原，
　上面有条道路。
广袤无垠的田野，
　宽阔坦荡的道路！

越过一座座山岭，
　依然延伸着道路。
也许再没有山岭
　阻挡前方的道路？

唉！越过山岭又见山岭，
　仍是这条道路，
必须往前攀爬——
　一条狭窄的白色道路！

天空似乎把它斩断，
　但是斩不断。这条道路
又从山后伸展而出。
　永无止境的道路！

最后的情话*

这是最后的情话，最后的情话！
　从此，一切都默然死寂，
　只有苍白的裹尸布罩着过去，
　　　它在那时，
　爱人啊，对我不会具有
　　　任何价值！

我不能再说，我已经说得太多。
　我不是指它一定来临；
　我不知道它会这般增强——
　　　或许也未弄明
　你的第一个抚摸和目光
　　　注定了我俩的命运！

* 此诗作于19世纪90年代。

无 人 来 临*

两三片树叶上下飘零，
　微弱的光线透过它们，
　屈从于夜的缓慢爬行。
路旁的电线似乎正在
　从黑暗的大地朝城中奔走，
并对行人吟咏，象有一只鬼怪的手，
　在一张鬼怪似的竖琴上弹奏。

瞪着眩目的前灯的车辆
　开了过来，把灯光投在树上；
　它与我毫不相干，
轰然行动在它自己的世界，
　留下更加黑暗的空气；
我又独立门边，默然无语，
　没有一人停在那里。

---

* 此诗作于1924年10月9日。

忠 诚 的 燕 子

当暮夏
向八月的日子
射出甜蜜，
“永远留在这里，”
我说，“我不离开，
不飞往别的海岸，
不象它们
变化无常！”

十二月来临：
“境况完全变更！
我哪儿知道
忠心耿耿
会使我这样遭殃。
饥饿、冰雪、严霜，
现在，我呀，
要走也为时过晚！

花儿的悲剧

在卧室的窗上，靠近玻璃，
一朵小花插在小小的瓶里，
　　完全没被人注意
　　在整整两个星期，
由于未被洒水而枯衰，
变成了一个干瘪的残骸。

但在苦难世界，这算什么，鲜花
必将消亡在被遗忘的旮旯！

人们不必费神查明真相；
她已离去，在风雨中飘荡，
　　不再返回这里，
　　她无法儿顾及
留在这里枯萎的东西。唉，好吧；
我希望我不曾发现这朵小花！

然而，这算不了什么。她从此
不知花的命运，她命运也不被花儿所知。

伴　谬

虽说从视野消失，仿佛与我们毫无关系；
但她从悲哀中走出，如同给我们带来安详？
长辞了每块草地、每个山顶、每棵树木，
但周围的全部真实放大了她的视象？
　　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总是与我们相伴！
那么，她能否知道人的灾难怎样降临？
当然知道；甚至对一切了如指掌。

她为何迁移

（狗的沉思）

她为何迁移，无声无息，
　我真没法儿弄明；
她曾有镜子和花朵，鸟儿和书籍，
　以及拜访的人群。

她如今的住处没有阳光，
　没有书籍、镜子和花朵；
我是唯一的来访之客，
　但停留少许就匆匆走过。

捕鸟人之子*

“爸爸，我害怕你的行业，
　这种交易很不正当！
把小小的鸟雀捕捉起来，
　变成一个个终生的囚犯。

“云雀伤痕累累，在狱中流血，
　它们企图远走高飞；
每只关在笼里的夜莺
　很快会死亡或憔悴。”

“好一个傻瓜，我的孩子！
　鸟雀就得任逮任捕，
干这门差事是我的命运，
　而你则是接受教育。

“竟然冒出这样的废话，
　真是一个简单的头脑！
赶快去学你的功课，

---

* 此诗作于1912年11月21日。

然后上床去睡觉。”

他迈开沉重的脚步，
默默无语地走向卧室；
黑暗之中能够听见
他在摸索着楼梯，

穿过长长的过道，那儿
满挂着一只只鸟笼；
象弹奏竖琴，他的手指
把笼上的铁丝狠劲拨动。

翌日，在黎明时分，
弗里德突然消失；
这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没有一人能够得知。

过去了一个又一个星期，
可他仍旧音信渺然；
消磨了一个又一个月份，
可他依然没有返还。

不管是哪一个夜晚，
他们都不会把房门紧关，
心情沉痛地等待

弗里德再次出现。

很久以后，那儿仍旧
　挂着鸟笼，不停地忙碌；
鸟儿凄婉地歌唱
　如同巴比伦的俘虏。

一个严寒的圣诞节节期，
　两人躺着，无法成眠；
身上的欢乐全都死亡，
　多一个小时多一份悲惨。

然后似乎在楼下，
　有人在轻轻地走动；
“弗里德回来了！”他俩
　一跃而起，满面通红。

一阵摸索中的触击声音
　响在鸟笼的铁丝上面，
那么轻快，那么柔和，
　仿佛是竖琴被人轻弹；

“恰如过去的时候，
　当他跨入了门槛，
黑暗中摸索着楼梯，
　向上慢慢地登攀！”

在幽暗之中，父母两人
　等待了少许时间，
然后急忙地冲进
　弗里德昔日的房间。

可是空荡荡的床上
　撒下了苍白的月光，
“弗里德已经走了！”
　屋内同过去一模一样。

那天夜晚在多陡渡①，
　一条帆船不幸掀翻，
一名小水手的尸体
　被潮水冲上了海滩。

---

① 多陡渡（Durdle-Door）是英国南海岸的一处礁石名称。
——原注

冬 天 的 话

(1928)

向往无意识

假若我能够忍受，
如同墙上的石板，
或花草斑驳的小丘，
或大厅里面的画像，
或一种纯粹的虚幻，
我就不会感到悲哀和苦痛，
不会听见判决的叫喊，
不会有可怕的不眠和恶梦，
不会有恐怖恼人的懊丧，
总之，不会有十字架压在身上。

献给小巷里的露伊莎*

象当年一样再同我相会
　在这空荡荡的小巷；
我再也不会象年少时那样羞怯，
　当我每个黄昏经过这块地方。
　　啊，我记起来了！
要重逢，你就必须再次惠顾
这条不见你倩影的悲伤的小巷！

但是，我将迎接你白杨般的身段，
　当你惊奇地东张西望
用幽灵般虚弱的惊恐说：
　“我怎么还停留在这块地方？
　　啊，我记起来了！
是因为不曾爱我的他有了欢畅，
现在热恋我，吸引我来到这个小巷！”

我将回答：“一双甜蜜的眼睛，

* 露伊莎是哈代少年时代的邻居，哈代尽管爱上了她，但由于少年的羞怯，没有勇气向对方说过一句话。该诗是哈代在晚年为了写自传而整理笔记和日记时，在追忆中写下的。

我的恋人，带我离开这里，
带我去上你穿着灵服的地方，
那儿远远地胜于尘世！”
可是，我记起来了，
这桩事你无法办到；
只好待到皮囊抛开之时，再去追随你。

关于他的故居

基调一

我永不愿意看见它——
　　那个凄凉的地方，
　　裂缝横在地面，——
我要永远把它遗忘！

基调二

再看它一次，那个悲惨、
　　而又值得记忆的地方，
　　是的，只去再看一次，
我的心情会略感舒畅！

基调三

经常不断地前去看它，
　　那个友好的地方——
　　配着绿色的低门，——
就是我时时刻刻的愿望！

基 调 四

我将日夜出没于那里——
　　那个可爱的地方，
　　以其丰富的鲜花，
驱除我的满腔的遗憾！

诗 人 的 思 想

它在黑暗中从他身上跳出，
呈现出一只云雀的光亮：
它从他卧室走出，顺着沿岸街
徘徊少许，又跃起在大地之上。

它血肉模糊地返回。诗人
见到自己的产子，却不认识；
确实，自从它诞生，时光已给他衔来
滑稽的模仿，使他旧的思想全然消逝。

关于艾格妮丝

我再也不能盼望我以前盼望了很久。
　　盼望了很久的事情——
同那位美丽的妇人再一次翩翩起舞，
　　恰似我年轻气盛，
在一个八月里，当脸庞圆润的月亮
透过树林俯瞰拉默林荫道上的彩灯。

尽管仍有愿望，但我已经不能
　　把昔日罗曼史重演一场，
象那时一样，在一阵狂舞之后，
　　坐到旁边幽暗的地方，
握着她的纤手，在低音提琴的隆隆声中，
随着远处房屋里的旋律，双腿轻轻地摇荡。

已经不能。你莫要追究是什么原因。
　　因此你推论
天底下美人可以遭遇到的事情
　　已经在她身上降临。
是的。她脸色苍白，不可接近，缄默不语，
直挺地躺在我从未见到的角落，面目严峻。

她也许安息在那里，象毫无表情的女神，
　　用莹莹白雪雕琢；
象熟睡的阿芙罗狄蒂，或是
　　被布覆盖的卡吕普索①，
或象在海涛上平卧的安菲特里特②，
或是在沉思中一动不动的缪司。我无法描述！

① 卡吕普索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拉斯的女儿，曾想与奥德修斯结为夫妇。

② 安菲特里特是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波塞冬的妻子。

献给奥罗蕾的歌

我们不会再次相爱，
　相爱只会导致痛苦；
现在所抑制的激情
　不会使我们枉然地干枯。
我乐意从遥远的方向
　听见你的每一声脚步，
从中也能得到收获，
　当我不宿于你的住处。

不，以前已经做过的事情
　现在不可再次发生；
怕是不再能对你追逐和打量
　或者把你腰肢搂得紧紧！
生是辛劳，死是痛苦，
　孤独的生存折磨心灵；
但走你的路，可爱的奥罗蕾，
　亲吻是件烦恼的事情！

黑暗中的一吻

你能否将它取消？
请说你能够办到！
当你从林地孤寂的房屋
带着没盼到的急躁走出，
进入了一片茫茫的黑夜，
这时，我以为从我的视野
你永远永远地消亡，
我随后走出，带着绝望，
面对黑暗的空气
印下了亲吻一记，
可你却静静地靠着院门，
于是我的两片嘴唇
燃烧在你的面颊，我耳赤面红，
羞于我这女人的黑暗中的行动，
哪知道你一声不吭逗留在此；
是的，吻了你，以为你不在这里！
你能否将它取消？
请说你能够办到！

书信的胜利*

（一个幻想）

是的，你正在专心致志
打发我去找你的恋人。
这些词句便是证实！

我现在被折起，准备动身，
去我作者不准前往的地方，
无人知道我的闯进！

我将抓住她的眼睛，她将
默然无语，我悄悄的到达
给她带来烦恼或希望。

她将乐意地注视我的面颊；
不管她是否愿意与你会面，
她也必将对我迎迓。

把我带到闺房或花园，

* 原诗中，每节一、三行押韵，二行与下一节的一、三行押韵，最后一节的二行与首节的一、三行押韵。

撅嘴板脸，或满面绯红，
双眼急速转动，或凝目细看。

当你等待在希望和惧怕之中，
远离她双颊和樱唇，我何其美好、
何其亲密地与她的情感交融，

听着她的私语，听着她的心跳，
偎着她的手套、衣袖和光裸的手指，
啊哈！我畅躺整整的一朝。

沉思的少女*

“默默无闻的人儿，你为何经常
独自一人悄悄地溜开？”
她猛吃一惊，微微掉头，
　满面羞色地说了起来：

“每当风标指向他那遥远的故乡，
我就登上陡峭的山坡，
我想吹拂过他嘴唇的微风
　此刻也会在我唇边抚摸。

“每当他披着晚霞散步，
我就徜徉到白色的大路，
心中甜蜜地沉思冥想：
　这条路会连接他的脚步！

“每当驳船向伦敦航行，
我观看着它们在远处消逝；
他的窗口正朝着码头，

* 此诗作于1866年10月，以后作了改写。

驳船的来临他能尽收眼底。

“我去迎接夜空中的明月；
赏月给我们带来了满足；
只要他还有着昔日的情趣，
我们的目光就能在夜空任意撞触。”

1924年圣诞节*

"大地吉祥！"被人哼唱，
我们为此花费百万牧师。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念经，
我们得到的只是毒气。

---

* 此诗作于1924年。

她怎样去了爱尔兰

多拉去了爱尔兰，
　冒着白雪和风雨；
她被航船运往那里，
　运得干脆，运得迅速，
不过为何去了爱尔兰
　多拉自己也不清楚。

是的，这个爱尔兰，
　就是多拉想去的地方：
当她在孤独的时刻
　感到了阵发的哀伤，
爱尔兰那个国度
　时常是她的向往。

因此她去了爱尔兰，
　既然她有意要去，
费力前行，通过黑暗，
　穿过堆堆漂浮的杂物，
尽管她到了爱尔兰
　可她自己却不清楚。

一个迷人的女郎

没有迷人的女郎象她那样迷人；
　　有人有含苞待放的朱唇，
　　有人有火一般的眼睛，
　　有人发出甜如乐曲的声音
　　哺育着一颗干渴的心灵；
但除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女性
　　能把这一切集于一身？

她的思绪我无法得到，但我深知，
　　她也会象别人一样，
　　经过阳光与空气，
　　进入青草下的安息之地；
　　世界将会宣布消息：
"我们相信，如他炽热语言所描绘的美女
　　不再行走在这个尘世！"

他决意不再说话*

哦，我的灵魂，让其余不为人知！
这其余酷象呻吟的声息
　　当恐怖的死神
　　已经驱马临近；
是的，谁也得不到我藏的东西！

人的心灵为何必须忍耐
早该得以免除的重载？
　　从现在开始
　　直至最后一日
我不再说出我觉察的事态。

让岁月倒流，倘若可能；
　　（挥动午夜之笔的贤人
　　以其发热的头脑
　　能看到岁月颠倒，）
可我的认知别人岂宜知晓。

---

* 此诗是《冬天的话》的结尾篇，也是哈代自编诗集的最后一篇。

如果我的视觉超出
被禁锢生灵的蒙蔽的视域，
　　——确实无拘无束——
　　我也将全然不顾，
决不把自己的所见向别人显露。